

再 版

爛 熯 叢 書 之 一

盧 騷 懺 悔 錄



第 一 二 三 書

盧 騷 著 張 競 生 譯

旅 歐 譯 述 社 發 行

716
I 569.44
124



3 2285 1166 7

盧騷懺悔錄再版序

譯者

這三本合釘書，原是單本發行的。溯第一書初版於本年仲春，不久，報上載有被英捕房檢舉之消息，此乃通訊者有意中傷，故作謠言。若論此書係純粹文學，毫無一點有授人以隙之機會也。

關於介紹此書之目的，我已在初版的序上說及，大意是說盧騷爲自然主義及浪漫派與情感文學的首領。他的民約論爲世界革命的先鋒。他的野美兒爲自然教育的先聲。他的具有文學與哲理兩長的懺悔錄實集情感派之大成。他的功勳豈

(1)

206928



是一班胸有成見的古董先生們所能污蔑抹煞？一個天才而又富於奮鬥的盧騷當然不能全璧無瑕，豈能因其些少錯誤而遂忘其大德？我人爲崇拜其學說而欽仰其人，豈必學其惡而遺其善？故我們不妨爲浪漫派，但不必學盧騷放下五個子女於育嬰院，雖則在他也有相當的理由。我們不妨主張自然主義，但不必效他反對文明。我們崇仰情感，但不必去饜視理智。盧騷有他的偉大，我們有我們的偉大，正不必相模仿，也正不必因盧騷有些錯誤而遂饜視其偉大！知乎此理，然後可與談盧騷。

以上云云，自信極爲持平之論。盧騷個性當然甚顯，可

是斷不會如他們仇人所傳的荒唐。仇人說他放下子女於路旁聽畜牲撕食，這也似法國鄉下婆給我講及他少時聽到教士說中國父母將嬰孩喂豬的故事同一樣奇談。仇人說他忘恩負義。仇人說他不通，說他所做的書皆是剽竊。究竟仇人之言豈足憑信？近有人說盧騷的懺悔錄太過於描寫自己的好處，不知他正要以此對付仇人之太過於說他不好處耳。

做好人已難，做有革命性之人更難。你想他若是庸庸碌碌當然不能得盛名。他的得名乃在他的特見偉論，這個當然不免於驚世駭俗而引起一班仇人反對了。人說盧騷晚年犯了「恐怕仇人病」，到一處就疑有人騷擾他，遇一人就想其必

與仇人合謀陷害他。這正足以證明他受社會壓迫力之大與仇人之多以致激成這樣過度的反動性。可是公道自在人心，這法國革命起時，盧騷之名，一變而爲全世界所崇拜的救世主了。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詆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者。世人蠢蠢固不知賢者之心情，而賢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諒解。其或有能諒解的，又因嫉忌之故而不肯說句公道話，以致賢者不能獲直於當時，使其懷抱不能全展，社會因此亦大受其虧。究竟是社會害賢人，抑賢人害社會呢？

這部懺悔錄供給我們許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樣，這已值得一讀了。況且有許多奇事逸

致，非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不能得到，更使讀者得了無窮之寶藏。故我於單行本初版之後，認爲有再版合釘本之必要，料想讀者必能與我表同情。

十七年十一月七日西湖被逐後兩個月之紀念日

盧騷懺悔錄

張競生譯

第一書（一七一九—一七三三年）

我現在來成就一個前無倫而後無繼的計劃，在把一個人十足的天賦給予世看。這一個人將來一經寫就了，就是我。

惟有我，纔知我自己的心情。又我識人多，確知自己與別人不同，敢說恐與全世界之人類不一樣。我或者不會比人

(1)

好，但至少，是另外一個人。造物於我獨厚耶抑獨薄？請看完此書後纔去下判斷未遲。

不管在何時我的輓歌一唱，我即持此書不愧地向那最高的裁判者說：「我，就是這樣做，這樣想，這樣人。善與惡，我均一樣說出不欺瞞。好的不添多，劣者也不減少；若有時筆下稍爲潤飾些，這不過偶因記憶力不全，故不得不求助於修詞以補漏。我或將本無其事者誤會以爲有，但終不肯明知其假者武斷以爲真。可鄙與可惡，善良，慷慨與高尚，一如其事以直書。揭開我心使你看如看你自己的心一般的明瞭。」自然之神呵！請你招集無數的人類來聽我供招。使他們鄙

視我的不端。使他們悲憫我的困苦。又使他們各各如我一樣誠實不欺地供招於你神的壇前，我不知其中有一人敢否這樣說：「我比這人較佳呵」。

我生於日內瓦（瑞士國大城說法國話——譯者）時在一七一二年，父母均爲此地的市民。一個薄產又分爲十五份，父所得的幾等於零，惟有全靠其精良的鐘匠藝術以生活。母是主教之女較爲富裕，而且甚智慧與美麗。我父得她甚爲艱難。他們愛情可說與生俱來：八九歲大常同散步，到十歲時已經彼此不能分開。相憐與同心，由親密的過從遂而又增加了一層的同情。他倆生來都是溫柔與情感的，只待時候一到，

彼此就成爲一體的和諧；實則，這個時候已到好久，他倆心相印已經許多時了。無情社會雖不准這樣容易成功，有定姻緣正因其愈挫折而愈真摯。年少情男不能得到他的情女以至於憔悴悲哀。她勸他遊歷以忘憂。他遵命而終不能忘懷，及其同時比前更加多情。她呢，對他照前一樣溫柔與真正。經過這番試驗，他倆更覺彼此非終身相愛不能互相慰藉；他們以此自誓，上天也贊助他們這樣的成功。

說來真巧妙，我母的弟弟又與我父的妹妹相愛。可是，我這個姑母須要她的哥哥能與她情人的姊姊成婚然後允許他成爲伴侶。「愛能調和一切的」，兩對少年，各如其願，同

日竟然結婚。如此，我的舅父變爲姑母的丈夫，兩造子女成爲雙料的表兄妹。成婚一年彼此各又生了一個小孩，隨後兩位丈夫又不能不離開他們的愛妻。

舅父是工程師，服務於匈牙利，在伯格拉一役曾著戰功。我父於生我惟一的哥哥之後，遂往土耳其京城爲皇室鐘匠。在此別離時間，我母的美麗，智慧，與才思，曾引動了許多人的鑒賞。法國代表拉格羅西對她尤爲傾倒。試想三十年後，他對我談及紳時尚有餘情，這也可以見出他當時熱烈的情感到何種地方了。但我母貞操自守，真實愛她的丈夫。她僅他回家。他放棄一切立即回來。我便是這回所生的悲果。

素

十月之後，羸病的我雖出世，但我母竟因產育而亡去，我二生的慘劇，也就從此開始矣。

我不知我父怎樣忍受此種損失，我只覺他永無安慰之期。他見我似有他的愛妻在內，他又永不忘我是害死她之人。當他抱我親吻我時，我常覺得他嘆氣窒息，無窮怨恨在無限溫柔的撫摩中，愈使我覺得這樣撫摩分外慈善。當他對我說：「若克兒，我們談你母親吧」，我常這樣答：「呵！父親，我們一同哭泣也」；僅這句話，已使他淚落如麻。「噢！他悲哀向我說，把她還我，使我對她有所安慰，望你填滿她對我所欠缺的心靈。我愛你豈只因你是我的兒子呢」？自他

妻死四十年之後，他雖在後妻的腕上瞑目，但對於前妻之名念不絕口，她的印象已鑲入在他的心中。

生我者就是這樣的人。許多恩典上天所給他們的，只有一個善感的心，是由他們給我遺下。這個善感的心，在他們雖是幸福的根原，在我呢則爲一切悲慘的結果。

我生時幾等於死；極少希望有保存的可能。禁尿病產下的別病來。幸有一姑母，用她慈善與智慧和大功夫將我救活。當我寫此時，她尙在人間，八十老媪，仍然服事比她較年少而犯有酒精病的丈夫。可敬的姑母，我原諒你使我生存，又

慙愧我不能將你昔日養育之恩報答在你垂暮之年！我的保姆也尚健在。你這雙使我張目之手，定能爲我死時閉眼之用！

「我未能思想，就先有感覺」；人類本是如此的，而我比他人特別爲然。說起五六歲前的事情，我現今記不來。我又不知怎樣習讀，今祇記得一些讀本與其效果而已，這也算是我認識自己的起源。我母放下許多小說，父親與我晚餐後，一同取觀。初始不過使我從這些趣味書中練習字句；不久，興味愈來愈大，父親與我互相誦讀，夜夜如此不輟，每執一卷非讀到結束不休。有時，父親聞晨燕呢喃樑間，慚愧地說：「我們去睡吧；我比你更小孩氣了」。

在短時間中，從這樣危險的方法，使我不但對於書句太易上嘴脛，與太易用耳聽，而且使我——七歲小孩，獨一的聰明完全爲情慾所操縱。對於事物，我一無所知；但一切情慾，我又一無不知。我全無感悟，我只有感覺。這樣混亂的衝動使我一椿一椿地放在心頭。此時理智尙未發生，故無妨害。但使我另外構成一種觀念，以爲人生應當完全如小說人物一樣的奇怪與荒唐。雖在後來有了種種的經驗與回思，但終不能解除我這個小說式的人生觀。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在一七一九年之夏，小說全讀完。其年之冬，另有別種讀本。母親的遺籍已看盡，遂求

助於外祖父的藏書。幸而這回有許多好的，這是一個賢慧的主教所收藏，其中不少傑著，自己也理屬當然。盧叟的教會與帝國歷史，波士湧的全史，玻璃達的名人傳，南尼的衛麗西史，奧密詩集，拉不呂耶格言，風多冷兒的科學世界與其死的問答。及莫利耶的幾部劇本。這些書，當我父親作工時，我皆一人獨自取閱。玻璃達的名人傳入我尤深。時時喜看這部名著醫好了我先前不少的小說迷。由此使我漸漸喜歡歷史上的英雄豪傑比小說中的生旦丑淨更甚。由這些歷史人物的趣事與我父親的教訓，遂養成我的自由思想與民主精神；這不可節制與驕傲的性格，及這不甘屈服於人的脾氣，又使我到

處不能混俗而和光。我神所交的是一些希臘，羅馬，的大人物。我身所稟受的是自由的公民與愛國成癖的父親的血統，我覺得歷史的大人物是自己最好的模範；我自信，我便是這樣的希臘羅馬大人物的代身；我已將書本之人格移易成爲與我一體了。當我將他們的言行演出時，不覺日光炯燦，聲音粗厲，一如我所要模範之人。有一日我在桌上演到碩瓦拉的浪漫事時，我手執溫爐挺身而前，恰似其人的姿勢，使見之者甚爲驚惶。

我的獨一哥哥，長我七歲，跟我父親學習鐘業。父因木看顧我，未免些疎忽他。因此教育不周，而使他少小已習非

爲。自家教養已覺無法，遂而使他跟別家學，結果，他也如在父家一樣的逃工。我雖不能常見他，但愛他甚擊。他的愛我，好似狂童的愛玩物一樣的不足重輕。記得有一次，父親老實憤怒，將他鞭打。我卽時加入勸解，後竟遮住哥哥身上，代他受罰；因我的悲啼及哀懇，與免我受苦，使我父親終於放手。事後，哥哥逃去已不復返，有知他是往德國者，但終未來一信，以至於今音息渺然，而我不幸竟成爲一家的獨子了！

這可憐的小孩雖受這樣缺點的教育，若論他的弟弟則全不然，皇家子弟恐無我在幼年所受教養的驕貴，尤其幸的這

個驕貴是高尙而不是放縱。我幼時未曾一次一個人獨自在街上與那些狂童荒蕩；大人們對我也終用不着多言。我自自然有小孩子的缺點，如喜說話，貪食，有時且撒謊。我或者偷竊水菓，點心，及家常物品；但未曾有故意躑躅和拋棄物件，及冤枉人，與戕虐禽獸諸惡端。僅有一次曾在鄰媪的鍋內放小便，當她正在祈禱時。這事使我現時尙好笑。這鄰媪固是好人，不過爲我生平未曾見過的最喜歡罵人者。這就是我獨一在兒童時期所做的歹事。

我怎能成爲歹人呢？觸我眼者皆是溫柔的事情，周圍我的均爲良善的人物。我的父親，姑母，保姆，親戚，朋友之

鄰人，俱是愛我而又不是放縱我的人。我對他們所報答的也只有愛情。不好的脾氣當然無從而生，可以說我不知有這樣一回事。除了伴我父讀寫及和保姆散步外，我所親近的只有姑母，看她挑繡，聽她唱歌，坐或侍在她的身旁，我已快樂一切了。她的天生成愉快的心情，溫柔的性格，與美麗的面龐，其感動我之深切，使我今日尚能憶起她的嬌音笑貌與態度，和深深保存有她對我撫摩的遺痕。至於她怎樣穿着，如何搔頭，將兩綰頭髮覆於額上的時裝，於今也歷歷在我的眼前。

我又當承認姑母乃獨一引導我後來喜歡音樂的興趣——

熱烈的興趣之人。她曉得極多的歌曲，唱起來好不溫柔。靜逸的韻致，使近她的人，忘却憂愁和煩悶。那些曲調的輪廓，不但使我深深保存在，而且前時所忘記的句子，愈老愈能記起來，而愈使我覺得其香甜。誰信我這樣的老耄心神，悲哀殘軀，有時竟使我哭得如小孩一樣聲嘶音顫獨自漫歌這些小調！今有一歌其曲調完全記得，可惜有一半的歌句已被忘却。下所寫的即其首段與及我所能記得者：

「狄子，我不敢，」

再同你坐在籬邊，」

聽你蘆荻的吹音；」

人言藉藉

已傳播了這鄉間。

.....

.....

..... 一個牧童，

..... 已經定婚；

..... 並無危險，

常常尖刺扎在玫瑰花的唇」。

我試一思爲何這首歌曲感動我到這樣深？其實，也不過一種隨意的寄興而已，但每當唸此曲時又不能使我免至於淚

垂。我會想寫信往巴黎，問人有無曉識上曲所忘的句子。可是，我敢預料如我知道除我姑母外，尚有別人能唱此曲，則我對此曲的高興大半必定消滅了。

這就是我初入世時所受的慈愛與溫柔，由此開始培成了一個又驕傲而又卑順的心情與一個女性化而又不屈服的性格；這樣介立於柔弱與剛德之間的矛盾生活，使我一生既不能得到節制與智慧，又不能享用縱慾與驕奢。

爲因一事的突襲而使我這樣的教育中斷，同時影響到我的一生。這因我父與一法國軍官不穆，此無聊的人自放鼻血後，誣控被我父所傷殘。照律，我父當入獄，但他要求原告

者，照律也當同進牢。繼見不能得此要求，他甯可離祖國而不願被囚以損害他的名譽與自由。

於是，我不得不往受舅父的保護，他此時已回來服務於日內瓦的砲台。他的長女已逝，存有一子與我同年。我們二人遂往堡塞寄宿在南貝西耶教師之家，而受拉丁文及一些亂七八糟的那時所謂的教育。

二年光陰的這樣鄉下生活，醫治好了我一些浪漫的早熟病，而復歸於小孩的自然。先前在父家（日內瓦），無拘束，無強迫，讀書本是我惟一的快樂。到堡塞來，讀書已成爲固定的功課，而使我不得不取償於他種的消遣。鄉下風景，在

我從城來的人覺得完全新奇。此後我對牠的興趣，永久未曾消滅過。這個自然的鑒賞，使我成年後以至今日常常懊悔不能再多領略此間的趣味。南先生極有理智之人，對我們教育不疎忽，也不太困難，遂使我們雖受行動拘束之苦，但並不生厭惡讀書之心。我在此得益雖不多，但凡所受的不覺繁重，而且不至於忘記。

有這樣美的自然環境，使我諸事得益都大，尤其是在養成愛情的一項。我先前所受的乃是一些空虛而渺茫的感情。我今既與表兄弟同住已久，遂使我與他生了一種實在而可靠的友愛。不久我愛他比在前愛我哥哥更利害，而且此種愛永久

能夠保存在。他瘦似蔗梢，心靈的柔順一似身體的衰弱。他不因其爲我保護人的子所受的優待而驕傲。我們的工作，玩耍，嗜好，一律相同；我們惟有二人，又同歲數，彼此都需要一個小朋友；我們想到如有一人離開，那一人，也必同歸於盡了。雖極少有機會使我們表出這樣真摯的感情，但這個感情實在來得大。我們不能一時彼此離開，並且想這個離開的事情永久不會有。彼此都是享受人的獎譽而樂與人親善的，故二人在各事上的意見均極和諧。由教師看來，我比表兄弟強，但自我看來，他又比我乖。他書背不來，我暗示音聲；我文已做好，就代他足成。在玩耍時，我又往往立於主動

與引導的地位。這樣結合自堡塞到日內瓦至五年之久，我們親愛的熱忱，到這種境地：雖偶有相打不用他人來調和，自然不久會同歸於好；我們的爭執永久不會超過一刻鐘，就同歸於諒解；而且我們永久不會彼此互相控訴於他人之前。這些雖是小孩子氣，但這樣友愛，恐自有小孩朋友以來，得未曾有過。

這樣生活，若能再繼續下去，自足養成我終生的性格。溫柔的心情，恬靜的生活，愉快的環境，俱足以爲我人生的基礎。我以爲世上無一個人比我更誠實自然。一邊，我所受的是天上的樂趣，一邊，我又享盡人間的溫柔。能夠爲親近

的一切人所憐愛，乃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性溫良，表兄弟也然，教我們的南先生及其妹也好脾氣。一直至二年之久，我未受過一次的厲色與惡聲。凡我心所感受的皆是一些自然的事情。獨一使我快樂的，也只在見到衆人喜歡我，與其各順乎自然的生活。記得有一次，在教堂背聖經時，偶見南小姐對我表示憂慮愁悶的狀態，我即時覺得比我背不出聖經的丟醜。更難爲情。我不甚注重他人對我的誇獎，但極怕在衆人之前丟醜，可是南小姐的憂愁，比較在人前丟醜又更使我難承受。

南先生兄妹對我們管束極嚴，但管理得法，我雖覺得不

便，但終不敢反動。我最怕人對我不悅，不悅的辭色，比責罰我管打我更來得利害。這個心理似乎難以解釋，但我不能不在下頭說一說，意在使世之治兒童教育者，見其老法的失敗，應該採求別法以爲補救之方。我今所要說者，便在求解決一些較有利益的教育方法。

南小姐對我們雅有母親般的慈愛，她也具有母親的威權，如遇我們的不是，她也如母親們對待人子般一樣的嚴厲。有一次他不但對我威嚇，而且實行打罰。但在打罰實行之前，她的威嚇實在使我覺得極駭怕。及一經實行後，我又覺得打比嚇更輕微。尤奇怪的，在她這次的打中我又覺得她打的

溫柔。我覺得在痛苦及丟醜之下，實有一種性趣的快樂在內。因為她實在愛我，與我實在和善，故我雖願再受這種責罰而不可得，否則，我願她日日打我了。這個要求，當然含有我的「性的早熟」，與「和異性接觸的快樂」的二個自然原因在內。他的哥哥如打我時，「或者我不會覺得這樣打的興趣了。南先生良善人，他若打我，定不利害，當然不會使我怕。但我終不願受他或她的責罰，獨一原因為的是恐怕南小姐因此生氣呢。這是為善意而使我為善，不是怕刑罰而使我為善。我一生的反動，都是如此。

第二遭的受答，不是我故意做錯的，偶因意外的過失，

遂致動起南小姐第二回的玉手。但這回也算爲最末次了。她底裏必定見到這樣刑罰的無效，不過在外面上，僅諛說她太辛苦行此事，願以後再不動手了。前此我們睡在她房內，一入冬天有時尙睡在她床裏。自此次打後二日，她把我們移睡到別房去，從此時起，我已得到她待我如看待一個長成的大孩子一樣的光榮。

誰肯相信，這樣八歲大的小孩，受三十歲女人的刑罰，能使我得到這樣的嗜好，願望，與情慾，以及影響於終身不自然的人格？如猛火一般的肉慾，常被我的意志與羞怯拘束到不容易燃燒。我生來可說就有強烈的性慾，但我保持童貞

到極成熟之年，而終未被這個早熟的慾念所污染。雖然是常常爲無目的而煩悶，往往邂逅美人而豔羨；但我所要的，不是如世人的好淫，我自有我的想頭：我的豔福，僅僅要能長如此時和南小姐一樣純淨的熱愛就夠了。

當我春情發動之期，我愛女子至於幾變成色狂，但我終不至於與女子發生性的關係，這個不得不承認教育的功勞。我的教育，可說是比任何人都較真正的。環伺於我者有三個姑母，雖不能稱爲模範的女子，但不是時下的婦人所可比。我父親雖風流自喜，但對待女性極有禮貌永未說句粗話使所親愛的女子害羞。在家中或在我面前，一向終未說出那些於小

孩不宜聽的事情。南先生家更加謹慎，一個女傭因為對我們說了一句粗話致被辭去。以是，一直到我成人之時，我不知「性交」是怎樣，而且視她為醜惡與可憎。至於妓女，我對她們厭惡更甚。遇見嫖客，又極鄙視而驚怕他。我厭惡鄙視他們至於路上見有那些狗交者，同時就連想到這和那班浪蕩男女在薩貢奈山凹處的野合者，同是一樣卑賤。

這種教育雖然不好，若論其價值就在阻止我這個如火如荼的性慾的生長。此外又加之我的性感格外銳敏，也足以代替性慾的發洩。我惟求怎樣足使我得到快樂的性感就夠了。• 不管性念如何沸騰，我惟忍受，而取償於夢想的豔福，終

不敢去得罪人。無論如何癡想，與相思，及一些離奇的動作，我最多不過在我腦中假托一些女人的影子，但終不知除此之外，天壤間尚有所謂男女的實際行爲者。

這樣的早熟的性，與熱烈易刺激的心情，不但在我少年時，我對女性的希望，都是與待南小姐一樣的純淨；即在我成年之後，也不會因此早熟與熱烈的性情而使我對待女子有不合法的行爲。這樣小孩期對於女性淨潔的嗜好，愈老來愈加濃厚。再加上我怕羞的本性，不敢大胆多說與多做，以致極少得到女子的歡心。在他人所首先要得的性趣，在我不過爲最後的目的，我雖有心而不能好好表出，又何怪夫普通的

女子終不能諒解我這樣的心情。當我愈愛一人，愈不敢出諸口；外面既不敢表示，我惟求諸於內心的滿足。我心常想跪在愛人之前，受她教訓，向她謝罪，爲無窮大的快樂。這樣夢想能使我熱血沸騰，同時使我於實行上更加胆怯。試想這樣用愛當然不能迅速成功，但於「性德」上又極有益。我雖不能多得女子，但我自有我的豔福，這個豔福不在實際，而全在夢想之中。由此可見我的性感銳敏與我怕羞的性格及浪漫的性情彼此調和起來幫助我成爲高尚的情感，與端正的行爲。若以此熱烈心情，而稍偏於大胆，則我不知又變爲何等的浪蕩了。

我起首來說出這樣離奇的懺悔；其實在這全部懺悔書中，自首到末，最多的都不是罪惡，乃是這類可笑與可羞的事。我今已年老，但這樣小孩的衝動尙未停止。於今若使我愛一人，其熱烈的程度還是必至於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一切感覺全失，而全身起了顫動，而又終不敢向此人有所表示。我這樣的熱情，與要求一些的親密。我一生中只有一次在小孩期中，曾經實行過大胆的表情，因為這還是由女子方面的主動呵！

若要考問我這個善感的性情，作何歸宿？我只能答這個善感的分子，外面看起來，雖互相矛盾，實在是互相爲用。

因爲善感的構造，若不從其和合點上而觀察，則覺得種種的離奇。譬如我心靈的剛強與感傷的柔弱不相合。又如：誰能相信我這個女性化而又極怕羞的小孩，有時能夠做那樣強頑的抵抗如下頭所說的那樁事情？

說起這事，是因有一日，我獨自一人在近廚房之一房內用功。女傭適巧將南小姐梳子放在鉄片上晒乾。及她來收時，見有一梳子的齒全行折斷。誰做這個淘氣？除非我曾入此房之外，別人未見過來。人當然向我是問，但我竭力否認有做一回事。南先生與南小姐一同極嚴厲地審問我，威嚇我，可是我依然不承認。這樣頑抗，急使他們疑我有心開始欺騙

，遂將這事看得甚重大。因爲這不止是惡意，而且有說謊與固執二層罪在裏頭。南小姐固然不再打我，祇有寫信請我舅父來。表兄弟又遇有一件過失；我們一道受極嚴厲的處罰。但我前已說過：「人要以兇惡的手段改正我的過失，未有不失敗者；若對我好好，又使我有回思的餘地，人又未有不成功者」。因此，無論他們怎樣苛待我與屢次的脅迫，我終不能屈服。雖以死刑臨我，終不能使我怕。到底大人的威力不能克服這樣小孩子的固執。我雖受種種的磨折，而終得到最後的勝利。

回想今日已去此事五十年之久，我當不怕受這個刑罰了

，但我敢對天宣誓，我實在無罪。我並未折斷梳子，且並未碰到，又並未到那晒梳子之所在，甚且我不知有梳子在晒乾這回事。若問梳齒怎樣會折斷，我完全不知，而且根本不懂。我所知的只是我實在無罪而受冤枉。

試想這個平時極溫和的性格，而對於情感又極熱烈驕傲不能受制之小孩；他素來所受的又是合乎理性的教訓，他所接觸的是溫良，公道與和顏悅色；他實在不懂得「不公道」這件事是什麼意義。而今竟然頭一次身受這樣的冤枉，而且這些冤枉他者便是他素所親愛與敬重之人。試想這是何等使他心緒不寧，情感激動；試想他的心，他的腦，他的全人格

又攪亂到什麼地步！人們試想這種結果吧。至於我，我實在不能計算此遭在我影響的分量若何之大了。

我尙年少，對於他人的毀謗，與誣蔑，尙不在意。但在內心上，我則覺得這次受罰於我實在不應當。身體的痛苦尙屬細事，我心目中最難過的是不平，怨恨，與失望，一齊打來。我的表兄弟也因無意的過失而受責，一肚子氣與我同病相憐。我們二人在一床中，彼此緊緊抱得好似全身拘攣，氣兒也咽住得不相接續。到我們衰弱的心腔已稍寬鬆能把怒氣發洩出時，我們起來坐在床上，連接若干次這樣的盡力叫喊：

僧子手！僧子手！僧子手！

當我今日寫此時，我尚覺得筋脉緊張，這個情狀雖在千百年後，如我一日生存，我終覺得在我眼前。這頭一遭的橫暴及不公道深深已印入腦內，使我後來遇到這等事，即時就引起我這第一次同樣的反動。這個反動幾乎變成爲我第二的天性。這完全不是爲我個人利益的，而使我後來見到世間有一不平之事常常好似我身受一樣的難過。當我讀到暴君的兇虐，與惡劣教士的陰險時，我就要挾白刃去刺殺他們，縱死也不悔。我每每汗流浹背，爲的是趕走或用石打開一隻雄鷄，一頭雌牛，一隻狗，一隻獸，當其在恃力欺負他的同類時，這雖然是我一種天性，但這頭一次所受的不公道的深刻，

雜使這個仗義的天性發展得分外利害。

至此，我的小孩期的安靜日子已過去了。此後我不能再有前時恬靜的快樂了。我今思及，也認我的幸福已終於此了。我們尙留在南氏家幾個月。我們好似雖在天國，但終已失去了先前的樂園。外面看來與前無異，底裏則完全兩樣。親愛，尊敬，甜蜜，信用，種種美德已不能存立於學生與教者之間。我們看南氏兄妹二人已不是神朋能夠明白了我們的心情。我們做了歹事不如先前的害羞，但所怕的，祇在恐人識破而已。我們起始藏起來做事，自甘暴棄與不怕撒謊。一切非爲之事已經污染我們清潔的心靈，並且醜化我們的美感。

這個鄉間的風景，也失去牠從前打動我們心靈的美感與純淨；牠已無異於沙漠的灰色，其上好似有黑雲將美麗的日光對我們遮起來。我們也無興趣去種園，治草，蒔花。我們再不去抓地，再不去在地上尋求一粒種子發芽的歡喜。我們已失了生趣；人們對我們也已厭惡。到後，我舅父來帶我們回家。我們與南先生兄妹彼此已夠受了，故對此遭別離的情愴絲毫不覺一點會難過。

自離這個堡寨已有三十年之久，而尚使我樂於記憶這其間許多愉快的紀念。中年以後，日就暮境，而我這個小孩時期的回憶愈覺愉快。好似老來各種希望已不可得，而不得不

追取幼時的歡悞以資補償者。卽細至一些不足掛齒的往事，只要是爲此時期的事情，也足使我留戀。我願追憶那些處所，那些人物，那些光陰。我眼前浮現那女傭，男僕，站在房中，一隻燕子從窗飛入，一個蒼蠅棲在我手上，當我正在背書之時。我瞭然我們房子的布置；南先生的書桌在右手旁，一張教皇像的掛畫，一枝寒暑表，一張大日曆，野桑樹的籬籬由園中高處浸淫到建在園後端的屋子窗上去，有時直穿到窗裏來。我知讀者看此不足輕重。但在我則甚關緊要。應該說的尙有許多極有興味的故事使我想起來就神馳肉顫。若全說出來可有五六端，五端吧，但我只說一件，祇求細細說出

來，也足抵得全說出的快樂了。

若爲你們讀者歡喜起見，我當說當薩君王駕過時，南小姐的後面從小阜跌下去，當場出彩的喜劇；雖然我此時與她幾同母子之愛情，不免爲她心驚與肉顫。但爲我的快樂計，我且放下這個客觀的喜劇。而來說及我的主觀對於植樹的經過。

閱者諸君，要識這楊樹的大事記，請聽這個悲劇吧，又請勿至於太過弔場而悲傷！

在園門之外，有一塊小高原爲我輩午後棲息之所，可惜無樹蔭。南先生爲此親在其中植一株核桃樹。這個植樹的典禮甚爲隆重，這兩個寄宿小孩就是牠的保護人。當撒土填固

樹脚時，我與表兄弟兩人手持樹身，一同唱起了勝利之歌。爲灌溉計，於樹脚的周圍做成一圈凹池。爲因日日來看視溉水的結果，我們二人想植一小樹在阜頭上好似豎一大旗在戰場中，我們就暗中實行這個計劃。

我們割取一段楊樹植在小阜之上，與高大的核桃樹相離有八至十步之遙。我們於樹脚四圍的土上也學作一回狀如小池。最難解決的當然是水的問題。樹去水源遠，而且人們不許我們去取。後經種種方法，得到數日有水，居然樹枝吐芽發葉，雖樹大不及一尺，而我們時時臨視以爲不久就可得到庇護我人的茂蔭。

爲這樹，使盡我們心力，終日狀如發狂，毫無心機讀書。大人們見這個樣子，以爲我們在外做什麼事，遂把我們禁得極難出門。結果，我們見到樹已無水，勢非坐視其稿死不可，這使我們怎樣傷心。「需要是工業之母」，我們就此發明了一個新法子，以免坐視我們與樹的死刑。這是在地下掘一小溝，將漑核桃的水暗中偷運來。這個工作，雖甚着力，初始未曾見到成功。所開的小溝高低不合法，以致水不能流到目的地。泥土受水便見放鬆，遂將暗溝塞滿，入口處更是狼藉不堪，到此這事完全宣告失敗。可是，毫不能使我們由此灰心。「努力工作戰勝一切」。我們再把暗溝與凹池深深

攪好，以便水容易流通。又將一些盒子劈成小片砌成暗溝爲三角形。在與核桃樹的旁邊處，再放入有小孔的薄木片以爲澄清來泥之用。此種底裏工作做好後，又極細心地將粘土遮蓋其上。諸事完成，我們只有奈心待到灌溉核桃之時，希望水到渠滿可以成功。終於灌溉之時已到，南先生也如平常一樣親來監視。我們在他背後，用身遮蔽不令他眼見到楊樹，幸而他亦未曾一行轉身。

當頭一桶水倒下地時，我們見到楊樹凹澁也得些餘潤，不覺之中狂喜叫喊，使南先生驚異同觀。他正在驚喜他的核桃的泥土怎樣鬆放而能夠吸食這樣多水量之時，忽然見到有

二個凹池，不免他也狂叫起來，既知我們的陰謀所在，遂持一把鋤，只一下子將我們暗溝二三薄片揮到天上，連聲大喊：「一條水道！一條水道！」，他隨處揮鋤，每下一次鋤，無異打碎我們一次的心窩。不一時，薄片，暗溝，凹池，楊樹，同歸於盡。在這樣極悲慘的蹂躪中，他不說別句話，僅連連的叫：「一條水道！一條水道！」。

你料我們必不免於懲罰？不，平安無事。南先生對我們不說一句抱怨話與表示一些不悅的顏色，祇聽他入室時告訴他姊妹時的笑聲；他的笑聲素來聞得極遠的。尤可異的，我們並不以此自餒，仍然於別處植種他樹。不過我們在此次所

受的感觸甚大，每每我們二人極驕於他叫着：「一條水道！一條水道！」。這時我尙保留有「我卽羅馬大人物」的誇張。在此事上使我自大狂更露出來。由我手中建築這樣羅馬大工程——水道——和植立一樹與大核桃相頡頏，我真認以爲無上的光榮。在十歲大時已有這樣成績，我幾疑羅馬大凱撒在三十歲時尙不能比較我此際的功勳了。

這個故事與那個核桃樹的栽植的回憶，使我於一七五四年到日內瓦時，極願想到堡塞一看視那三十年來的紀念樹不知長大有幾許了。我對他們回想的滋味真無窮大：以致身雖不能往，而心中未曾一刻不念念勿忘。我尙望有機會，使我輩

到這個兒童的樂園。若此核桃樹依然無恙，則願將我無限眼淚作爲牠灌溉之需。

自同日內瓦後二三年間，只盼望人怎樣安置我。舅父擬使其子學工程，故使他習繪畫與初等幾何學。我伴隨他學，覺得繪畫爲我所最喜歡。至於我的問題，有主張學習鐘錶業者，有主習法政，或爲教士者。在我偏喜歡爲教士可以向人宣傳。但因少小資產，不足供給學費。又值我年尚幼，似無急切決定何種職業的必要，所以我不免在舅家流連，他也實在無錢可送我去到讀宿的地方去。

舅父也如父親一樣的喜歡快樂，但不如父親肯盡責任，

我們的教育由此大見放鬆。舅母爲迷信宗教之人，她盡日吟經，終不管兒童。我們有無窮的自由，幸尙不至亂用。我與表兄弟二人相處既久，彼此儘足慰藉，用不着在外與狂童騷玩笑。而且家中玩耍之事極多，我們又無需求之於外。我們製造鳥籠，笛，紙鸞，鼓，房子，砲，弓袋。又將大父存下的器件，拆爲製造鐘錶之用。尤我們所特嗜的，是將紙來用爲糊表，或圖畫，或浸濕，或燒掉，或塗上各種的顏色。那時到日內瓦來的有一意大利走江湖者，我們曾一度去看，就不再往。他有影戲人子，我們就照樣製造。他的影戲人子會演喜劇，我們也照樣扮演。我們壞破喉嚨模仿小旦的嬌音，

引逗得舅父母孜孜的笑慈。一日，舅父在家，作一宗教的演說，我們就學習這樣的演說。這些這些，當然不是十分的趣事，不過使人見到如我們教育的指導能得其法，實易於操縱我們使成爲指教者的理想的人物了。我們與表兄弟二人的友誼親密到不想再交別個小孩，見到有別處的兒童羣，也不願加入去。彼此既相愛，故雖無意義的事，只要我們一同做去，就覺得爲無上的快樂。

彼此既長久不離地一同行走，就不免引起別個兒童的注意。況且我身極短而他極長，合起來又覺其不倫。他的一條長臉，又加面上塗過後的蘋果的色彩，頹唐的神情與不整

的服裝，愈使小孩們樂於取笑。他們給他花名爲巴拉巴達拉。我們一出門，就聽見滿處巴拉巴達拉的笑聲。他尙能忍受，我則怒氣勃勃，擬與他們相打，這本是這班狂童所求之而不得者。交綏之下，我被打敗，表兄弟雖竭力幫助，但他太懦弱，一拳被打倒在地下翻轉。我愈奮激，而所受的拳頭愈多。其實他們的目的不在我而在巴拉巴達拉。我氣到無法，只好我們乘他們上課的時候才敢出門。

以我這樣俠士，不可沒有美人，我居然有二個。我常往尼勇省視我父親，此地的人於愛他之餘，推惠及於他的小孩。當我在那兒住了些時，大受人家的歡迎。威遜夫人愛我更

爲備至，並使其女將我作爲小情人看，什麼情人？不過將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作爲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子頑耍罷了。但在我竟認爲實事。掬出我十二分的至誠心，不夠，乃獻出我全部的熱腸！我愛她的熱誠熱到熱昏了我的小頭袋。我的顛狂，癡迷，刺激，怨怒種種，愈使人笑破了肚腸。

我曾領受過二種戀愛的滋味。她們彼此雖都激烈，但性質不相同，與普通的友誼也不一樣。我一生爲這兩種戀愛所割據，有時也會同時得到全。若就現在說，我愛威遜姐的熱度與兇橫到不能再許別一個人親近她的身旁。同時我又愛上一位小姐名膠東者，雖爲時甚暫，但愛情也極熱烈。膠東姐

僅說來教我唸書，交情如此而已；但使我得到了無限的豔福，並使我知道男女社交的神秘，故我不曾向威遜姐說明我和膠東姐的愛情，一如她有情，男而向我遮掩同樣的欺瞞。但無論如何秘密，不知是我或是她的漏嘴，我們相愛的心情不久已被人發覺，而至於拆散。

膠東姐真是一位特別的人材。她貌並不甚美，但有一個可愛的面龐，而使我到此時的老瘋子尙念念不忘。她的眼神，腰身，與姿勢，似乎與其幼稚之年齡不相稱。她有一種高貴而不可欺侮的態度，這個態度引起我第一次愛她的媒介。最奇怪是她甚大胆，而又極深密，使人不易測其真意之所在。

• 一切狎褻之事，她都許過我，但無一件肯與我實行。她待我如小孩。我想她已成年，不，大概尙是小孩，所以不知此中的危險而敢於衝犯。

我全副精神已被這二位女子所佔盡。但和其中的一個正在歡談快意時，我便忘記了此外另有其她的一個。她們在我們的情感中全不相同，若使我終身親近威遜姐，不會有一刻討厭而離開。當親近她時，我所得的是一種安靜的愉快而不會有所刺激。我最喜歡和她與衆人一塊，他人對我們的譏笑，困辱，以至於妒忌，使我覺得她愈可愛，愈有趣味的可尋。在她侮辱別個男子向她求愛之時，我更覺得自己勝利的真價。

值。我也雖受別人種種的摧殘，但我極喜歡這樣的磨折。歡呼的拍掌，鼓勵的聲音，笑語的喧譁，使我愛她熱血也同時更加濃厚。在羣衆中，我對她的愛情格外奮激強盛，而得到愛的美妙也格外高深。若使我們二人獨自私語之時，我或者覺得冷淡，甚且至於煩悶。實在，我真爲她相思：她病使我愁，我願代她病，還給他的健康，我太知道病的苦惱與健康的可愛了，故對她願這樣的交換。離開她，使我鬱悶如有所失。她的撫摩深深印入我的心坎，不僅留在皮膚上面而已也。我與她甚有禮貌與客氣。她許我一切所應該要求的事，但若我見她對他人也這樣的慷慨，我就忍受不起。我願以兄弟的

資格去愛她，但我對她的妒性，證明我已是一位的情人。

如我只要幻想膠東姐愛別人如愛我一樣，我就氣得如土耳其人，如狂，如虎狼。我以為膠東姐的愛是不可輕易允許，當用我的膝頭跪求出來的。我親近威遜姐時，我雖感動，不會顛狂。若我僅要眼光一觸及膠東姐，我眼花就撩亂，一切感覺全行波動與浪翻。與威遜姐雖熟識而不致放縱。對膠東姐一見面就心蕩。如我與她長久一塊，我想斷不能再生存，連呼吸恐也不能。她倆的嬌嗔都使我恐怖的，可是，我對威遜姐的怨怒，尚可用諂媚的手段以挽回；而對膠東姐，我必要順從她的命令方能稱我心懷。世界全滅，只要有威遜姐，

就不會使我不滿。可是如膠東姐命令我跳入火坑，我極願即時成灰。

與膠東姐的愛情——談笑的愛情吧！幸而不久就完，這是於我與她都有益的。和威遜姐，因無同樣的危險，故相識雖稍久，而實無甚大不安。這兩個戀愛的結束都是小說式而值得一笑的。雖則我與威遜姐的相與不見激烈，但極親切。她的別離使我淚垂。別離之後，我對她無限相思憔悴要死。這個離恨，實在真切而苦痛，雖然不是全為她一人而懷思，但為她確佔了一大部份。為減少我的痛苦起見，我們彼此互通音信，信中熱情熱到可把石頭打開。結果，我居然有幸福

得到她的允許再來日內瓦看視我一遭。那二日她來時，我完全如醉似狂。當她啓行落船時，我幾乎跳下水去，悲號之音可聞於天。八日之後，她寄我些點心及手套，這本可使我安慰一點，可惜我同時聞她已嫁人，而此次假名來視我者，其實乃是爲購買嫁衣裳而來。我一時憤怒不可名狀。我宣誓以後再不見這個不忠實的婦人，以爲這是懲罰她最重的方法。她究竟不會被我這樣詛咒而死。卅年之後，一日，當我與父親遊日內瓦湖時，片航不遠，我問父親是誰的眷屬。「怎樣！父親笑答我說，你心不會告訴你嗎？這是舊時的情人，這是居麗丁夫人，即是前時的威遜小姐」。聞此將忘的名字，使

我全身震動，我告船夫轉拖別方。雖我此時可向她取些便宜，但我想起與一四十餘歲婦人再打起二十五年前的愛情官司，無乃太笑煞人也。

一七二三——一七二八——這樣的將我有用的光陰白費於無聊的事情。到後，人又不就我性情所近代尋一職業，而使我從瑪士倫先生學爲法庭書記，這件事使我真寒心。舅父望我由此得厚利，但我實不喜歡這種徒得利而缺乏心靈的職業。全日的雜務纏得我討厭到不能自持，而枯燥及奴隸的工作更使我不能一日居。瑪先生方面也不喜歡我，甚且鄙視我，說我爲昏亂愚魯之人。他常告訴我說，我舅父許他一個聰明

伶俐的少年，而殊不知給他一隻愚蠢笨重的小驢。到末，我因不稱職而被辭退，瑪先生且說我祇合去作磨刀匠。

這個評判承受，我就這樣作工，但不是在鐘匠家執刀，而在刻畫家握鐮。因先前爲書記失敗的教訓，使我對此新職業不敢有所反抗了。我的師父杜公莽身粗性暴，不多時滅盡我小孩期的光耀，摧殘我心情的美麗。又是另一個新的心靈及命運，乃是我此遭所得的成績。我的拉丁文，古事記，歷史，完全忘却，我不知道曾經有什麼羅馬人存在過。我父見我時，認不出他先前所賞識的玩具；女人們也不再認得我是他們的情侶；我甚且怕再見南氏兄妹以免辱沒。最卑賤的嗜

好，最可恥的放蕩，使我覺得舒服而毫不以為羞。先前的好教育不能阻止此時墮落的引誘。凡易為善者，也易為惡，少年有為的凱撒，一早已經變成為不振作的家犬了。

這個刻畫匠的職業，本能使我喜歡。我嗜繪畫，而用鋼筆的塗墨，尤為賞心。這個刻畫，僅僅限於用在鐘錶，故手續甚簡單，我極希望使牠成為絕技。若非我師父的兇暴與壓迫的太重，這個願望或能達到。一日，課餘，我曾從事於刻畫盾牌，聊為我及同事諸人作為紀念的戲品。我師一見，以為我製造假銀幣，遂至拳足交加。什麼是假銀幣？連真的，我尚不知牠確切的模形。我知道古羅馬的貨幣，我那知市上通行

的銅元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樣橫暴的師父，使我終棄了我所喜歡的工作，而喜歡了我素所疾恨的惡邪：撒謊，怠惰，與偷竊，一同犯着。我到此時才確切了解先前友意的輸誠與此刻奴隸的屈服所生的結果不相同有如是者。生來小胆與怕羞，我實無勇氣敢於爲非，而且我自來所有正當的自由是極廣大的，到如今漸漸剝奪，及後來竟摧殘至無。先前在父家甚活潑、在南先生處極自由，在我舅父處極謹慎，而今在師父店裏則成爲驚怕。一到隨處隨時皆存驚怕之心，小孩子又尙有何種生趣。我平常的生活是與比我大者一樣平等，凡他們所有的快樂我均分

到，凡他們所食的物品我都得嘗；他們的願望也即我的願望；我所思諸於心的都可宣之於口。到此時的情狀，是：有話不能說，有菜不能食，果腹祇三成，應離開食桌。一遇無事做，當即入睡床。日日工作徒羨他人的玩耍。他們的自由更加形容出我奴隸生活的悲哀。凡遇到一事是我最能幹的，偏偏使我不能加入。總之，一切不能干與，一切都使我怨望。別矣！一切愉快與歡樂。別矣！一些機靈的談話，牠在先時常用以解我圍者而今已不知往何處去了。我今特來記一件可笑之事吧。在父家時，一晚因我淘氣，父親罰我就睡不準吃東西，我手執一些乾麵包，行經過廚房時，見那燒肉正上爐，一

些人正在圍爐而坐，我一面向他們道晚安，一面覷那燒肉的美色，與嗅到牠的香味，不覺慘然也向牠道別：「再見，燒肉！」這個談諧，竟博得大人們的歡心，居然準我加入了晚餐。如在我的師父處，縱然我有這樣靈機，也恐終不敢於表示出去了！

我的怨望與希企，既然不能在陽面發洩，則又何怪我此時的秘密，欺瞞，撒謊，與推卸。這些惡德固然爲我前此所未有的，而且也爲牠後來時時向我攻襲的惡魔。凡使人不能得其正當的欲望，而又使他無能力去得到，其結果未有不如是者。所以凡爲人傭僕者未有不欺瞞與頑劣；而凡爲人之學

徒者亦然。但當這些人到長大有自由平等的機會時，當然可以變成好人。可惜我自己不能有這樣的好機會。

小孩墮落的原因大都爲善意而被人利用。我雖在師父家一年之久受饑受餓未嘗竊取一物與些食品。我第一次偷竊可說爲他人的歡心，但此後的許多次則完全不能以此自解。

有一個師父的友伴，名叫衛拉先生者，他家與師家爲鄰。衛拉無錢，意在偷其母在家園所種的龍鬚菜去賣，以博得一醉飽。他自己不願冒險而且不矯捷，遂用花言巧語影射其辭，意在求我代他偷。初始我也極不願意。不過幾經其甘言勸誘之後，我就應許了。每晨我儻來許多新出市的龍鬚菜，

便往鄉間售與村婦，她們見是偷來的，便故低其價錢。我賣後將錢交給衛拉，他就請我吃了一頓，作爲我的酬勞。可是我所得的不過幾塊粗麵包，連酒也不敢嘗一嘗。

這個偷竊一連好幾天，每日極忠實的去，而且所賣的錢也很忠實交給衛拉，爲的是博得他的歡心。假使我被人捉住，我不知怎樣的受罵與被打，而此發號施令之人，必定推過於我；我若敢說他，更必罪上加罪了。他是師父的朋友，我爲學徒的，怎敢去得罪他而和他聲辯！世事總是弱者吃虧，而強者兇猛者終竟得了便宜的。

這回的成績，使我覺得偷竊並不是如我所信的是一樁可

怕的事。並由此使我相信那「凡我所要的，定可由我而得之」，的科學觀念。我在師家固非全餓者，不過由他的饕餮，愈引起我的枵腹。他每教小孩先出食桌，而自己仍然繼續地吃下去，這個習慣不免令人生起貪食和非分之心。使我爲貪食而成偷賊的罪惡，也從此釀成。無人發覺時，固然安之若素，但被人見到時，則真使我難爲情。

有一紀念使我哭不得笑不得者，就是因偷竊蘋菓的失敗而食虧。一些蘋果放在儲藏室的裏邊，室有已開啓的百葉窗向着廚房吸取陽光。一日家中無人，我站在藏麵包箱頂，用鐵條向窗中勾取這個地仙所管的禁菓。鐵條太短，又接了一

藏，居然把蘋果緩緩勾到窗子上，可惜窗的縫太狹而蘋果太大，終於不能通過。我於是想盡方法；既要將鐵條撐持好，又要一長刀將蘋果劈成兩半，終要用薄片承接其下。練習與時間使我得到可以一片一片的取到。不意刀到，兩半個的蘋果正離開時已全都掉在儲藏室的地上去了。此際抱同情的讀者，必定可憐我當時怎樣的痛苦！

我當然不以此失却勇氣；然而費時已多，恐有人來看破；遂擬待在明天再試，我即從事於工作藉以遮蓋，並未想及儲藏室地上那兩半蘋果，爲我最好作證見的賊贓。

明天，機會已至，我再如法進行。我好似演喜劇一樣：

登板凳，伸鉄條，測目標，將要勾取時，可恨那看守禁裏的蛟龍未曾睡，忽然儲藏室的門呀的一開，我的師父從裏面跑了出來，兩手交叉地向我看後說：「勇敢呵」……結果的慘狀，不能以筆墨形容了。

時時受虐待，到後來習慣成自然也就不以為意了。而且我既參透偷竊的因果，更使我好似有權利去做一樣。我不同意已往的刑罰，我惟預備將來的虐待與其報復的手段。我想人既待有如匪類，我自能做匪類的資格。既然偷與打是相連的，則我所能執行的就是偷，而我師所能為力的不過於打。自有這意思以來，我偷得比前更安詳。我常自己說：「將何

結宿？挨打嗎？不錯，我做此原已預備到了」。

我喜飲食，但不致於過度，我嗜美味，但不至於饕餮。另有別種嗜好，於我比食的嗜好更較重要。當我心無事時，我方從事於口，可是我心常常別有所思，故對於口也常常極隨便。這個可以解釋我不久就改偷竊食物之心而為別種舉動的理由了。幸而我尙未成為真盜，因為我不偷金錢。一切的物品我均喜歡，祇有銀錢除外。我師有一自己的櫃子，自藏其鑰。但我對這櫃子能夠開關而不使他覺察。我偷取極好的器具，畫圖，與模型，這些物是他不願意給我用，而我常思取用以資練習的。當我得此時，覺得無窮歡喜，以為我既

取得這些器具，則這些器具的才能也已全爲我所偷取了。但在櫃內一匣中有的是金銀，首飾，與貨幣，我永未曾一動手。當我有四五銅元在袋時，已經覺得富裕，對於金錢不但不喜歡而且使我懼怕。當然，這個不敢偷取金錢的另一種理由，是因我知道這個犯著極不名譽，甚且要至於入獄。至於我之所爲乃是一件玩笑的偷竊，最多不過受我師父的打罵而已，我早已知道這些偷竊之中有些區別之所在了。

再進一步說，我於金錢，實在不見可愛，故雖無什麼顧忌，自然也不肯去偷取的。一張畫紙，在我眼光中比那能購買五百張同樣紙的金錢更爲可偷，這怪性格，更引起了我來

讓及別種怪性格於下頭。

我情慾甚熱烈，當激動時，實在難以制馭；在此時，我不知和平，客氣，尊敬，恐懼，與善意，是什麼東西；我又不
知驕矜，抵抗，兇暴，與強毅，諸端從何而來；羞恥不能阻
止我的進行，危險也不能使我恐怕，全世界的事情，於我全
不聞見，我只注意這一件事而已，但事過境遷，我又全忘記
了。若當我安靜時，我則極畏罪與羞怯；一切使我怕，使我
不安寧；一個蒼蠅在飛，使我不能自持；一句話惰去說，一
件事懶去做；恐懼與害羞，使我願為世人所輕視，而不肯在
他們面前有所表白。總之，當做事時，我全神做事；當說話

時，我全神說話；假如人一注視我，我就啞然無聲不知所云。當我性發時，我能說我所應說的話；若在普通會晤之時，我幾一句話說不出來；凡人在我不肯開口之時，而要我說話，在我看起來直是一件不能承受的刑罰。

又須說明者：我最喜的事情是在這些事自己齊全，不用我操心而得到。我要的是快樂的純潔，而視金錢是一切毒害的東西。就飲食說，我不喜歡在廣庭羣衆之中或在酒店羣集之所，我所要的是靜靜與一個友人對酌。一個人獨自取樂，我又不喜歡，一個人孤獨無聊，我就想到別事去，當然不會想及飲食的香甜。如熱血來時使我需要婦人，但我心所要的

乃全在愛情而不是肉慾。凡要金錢的婦人，使我對她失却一切興趣，我且不信這樣婦人能給我快樂。一切快樂如要錢買，我均視爲無味。我所要的僅在我一人對於此事有優先及獨佔之權。

銀錢的可貴是在應用，若在我，我則見金錢真不方便，牠的本身在我等於毫無價值，那麼應將牠換掉，然後得到牠的利益；今就拿牠去換物件來說吧，還一價錢，往往被騙，多費而仍不得到其目的。我要的這一件物本來甚好，若用錢買，就有將這樣好物變爲壞的可能。我出高價意在買一個新鮮的雞蛋，其實牠是壞蛋；要買好水菓，原來他尚青；買到

一位姑娘吧，她已經被人用過了。我喜醇酒，但何處去買？酒店嗎？如若去沽，牠勢必毒死我。我有錢就要請客，多少麻煩之事也由此而生：又要請明呼友，又要去信來函，又要命僕囑備，又要等候謙讓，而結果尙不能得到好好一頓飽。有錢真是磨人！，我寧可無錢，不飲就罷了。

在我當學徒及以後許多時候，我常出街意在購食品；未入店門先見店婦坐在櫃頭似竊竊譏笑我的貪食；從一水菓店走過，我眼見那些美梨，鼻聞到牠的香味，可惜有幾個少年在看我；有一相識人在店前站立；遠遠見一女子，似是我們女傭吧！諸如此類都使我不敢去問津。究實，我的短視眼，使

我分別不清楚，以爲一切人皆與我相識；以爲隨處皆有熟人，隨處使我皆難爲情。我的慾望與害羞俱增，到底歸家時似一獸子，徒帶回了一個豔羨之心，袋中雖有錢而無一件物購得着。總之，要使用我自己用錢或使我留心叫人使用，我就覺得甚乾燥無味：煩悶，害羞，討厭，不便，及別種麻煩，皆使我不堪。請看我後來的生活就可知道我對於此事的狼狽，原不用我在此多說了。

由此也可明瞭我一種矛盾的性格：我愈鄙視錢，但愈趨於吝嗇。由我看來錢好似一種器具的難以處置；故當其無時我不以爲意。當其有時，我也不知怎樣用，故我不能不將牠

儲藏起來。若遇到舒服及有機會時，我又用得如流水般快。我非有意而吝嗇，也不是專事外面而奢華。我用錢是暗中靜靜花費，而專以個人的愉快為主，不是使人知道而故意闊綽的。我知道自己不能善用錢，故我以有錢爲可羞，而以使用牠爲更可羞。如我有產業，我當不會吝嗇，這是我敢担保的，我當將所得的出息，全數的用出去。可惜我無恆產，當然不免有所戒心。我愛自由，我恨受制，苦惱，與奴隸。有積蓄的錢袋，使我得到獨立不受制於人，不用陰險的手段去求生活的保障。誠恐一旦金盡而失了自由，故我用費極有節制。我太知道錢是自由與獨立的物，而尋錢者是奴隸和苦惱的

媒介了，所以我用錢極吝嗇，但並非貪財。

我不喜錢，乃我惰性使然，因我想得牠的快樂不敵我去尋求牠所得的痛苦；我不管錢也是一種惰性，因我不能善於用錢之原故。故我愛錢不如愛物之殷，因為介於錢與物之間，另有一種障礙。而對於物及其享用，則並無其他麻煩。我見一物可愛，就不免起了癡想，但要我設盡方法纔能得到牠，那麼，我便不再去爲難了。有時，我極下賤到雖遇一件毫無價值之物也想去偷取爲己有。可是無論，大與小，我於金錢一文未曾偷取，除非有一次偷了七個佛郎和十個小銅元。這個事值得在下一說，這是一件愚蠢的大胆，而使我幾疑不

是我自己所爲。

三十七歲時，有一日，在巴黎，當我與佛郎哥先生坐在皇家旅館閒談時，適在下午五點鐘，他抽出錶看後向我說：「往歌舞臺去吧」。我願意一同去。他買了二張票，給我一張，向戲院大門攢進去。我在後跟隨，覺得人多而不易通過，我怕失落在羣衆中，我又假設佛先生也必以爲我如此失落。遂獨自出來，將票根換取票價而同，毫不想到後來，衆人坐下時，佛先生定然看見我不在的失信。

這事與我平常的行爲完全不同，故特別把牠提出，使人判斷我有時的瘋狂，並使人不好以其行爲而判斷其爲何如人

。這回的事，雖不是偷竊，但對人情太不過去，這不僅是偷竊了，而且是卑鄙的行爲。

若要將我爲學徒的古怪行爲詳寫出來，恐怕不能寫得完。我有時高尙得比英雄還超過，但有時的卑鄙連小人尙不如，雖然是我非有心爲非作歹的。今且來說我此時的一件較特別的嗜好吧。當店中同事在玩耍時我覺得討厭。而當工作繁雜時，我對於一切事又覺得討厭。由是再引起我已經忘了好久的讀書的嗜好起來。這個嗜好在這樣環境之下，當然使我吃了許多虧。但因壓迫的反動而使我嗜讀愈甚，幾乎成爲瘋狂。拉特里皮是供給我一切書的貸書婆。我不管好壞，也不選擇

，咸過我目。在做器具的榜上，在送物往外時，甚至在大小便處，我均目孜孜地注視在書中。除了書外，我甚至不知牠是什麼時候。我師父監視我，嚇我，打我，將我書取去撕破，燒掉，丟於窗外。失落之書不能賠償，我將內衣，領帶，及褲帶，全給貨書婆。每星期日店裏給我的三個銅元用費也併在一塊歸還。

到此，人們必說錢的重要可知，不錯，但不過在我讀書嗜好襲來時而然。當讀書狂至極點時，我只有讀書一件事縈我心懷，一切偷竊皆不去做。這也是我一種怪脾氣。只要我的興趣一來，那管一點細事，都能使我快樂，使我變更，使我

歡迎，使我顛狂，使我一切忘却，使我縈繞於心目中只有這件新事物而已。以此時說，我心所要的只在將袋內所藏書一氣看完。一無人在，我就抽出來讀。我再不去爲難師父的櫃子。我並忘記了先前有偷牠這回事。我所關心的是眼前不是將來。以至貸書婆貸我書暫時除賬，於我只求有書在袋內，欠債也儘可不管。凡錢在我手的，一概入她袋中，到完全不能清賬時，我纔去偷竊以爲賠償之需。偷錢以備買書，未免思想太過向前，但偷錢清還欠債，不能說我盜性的猖狂。

受罵，受打，與被劣書所影響的結果，使我成爲一話不說的野蠻人；頭腦也漸漸起惡化，我幾將變成一個「人狼」。

可是我雖爲無意義的書 誤，但淫穢的書籍，永久與我絕緣。貸書婆只求有利，她當然願意借貸我這樣書，但當她說及時，故意神祕其事爲居奇，我則視她形色使我起了厭惡與害羞而愈不敢要。幸而由種種的偶然，使我三十歲前並未看到這種危險書。凡我所看的無一本不會使天下最貞淑的女子觀之而至於臉紅。

將近一年，貸書婆不多的書籍已看完，使我覺得無書可讀的難過。從一些書中竟醫好了我不少的小孩氣與一些非爲。同時也並提高我的情感，而使我覺得此時的環境實在與我不相配。因爲見到這個不足以發洩我高尚的情感的環境，同

時不免於悲哀無一人能夠了解我的心情。論起我的性感已經掀動好些時，而其快樂的目標，尙屬茫然。女性一物，並無存我心中，春情雖已發覺，而惟托諸夢想，並未曾向實物一有所眷戀。在這情態之下，幸而「空想」是救我獨一的方法並且壓制我肉慾的生長。我惟有從書本中求得美女顏如玉：北地胭脂，南國佳人，舉古來的美女，我皆爲她一一位置而又使我周旋其間。我已成爲書本中人物了，依我願意，我就做成某的情人。這些空想，使我甚快樂，也聊藉此以忘記我眼前境遇的悲哀。既然日在傾慕於我理想的書中人物而又極易得到的，則我對於這些可厭惡的實在人物，當然極不願意

與之周旋，以致養成我此時及此後喜歡孤獨的習慣。人徒看到我後來怎樣恨世與我的外面怎樣悲傷，而不知我的心內太情感，太愛人，太溫柔，不能達到目標，遂願以空想爲慰藉。我今來記些關於此事初次傾向的原因，不過使人見到我的情慾的變動，與明瞭我之不能用情於世，乃因我太過熱中以致難於實現的一些真情罷了。

我在此時已屆十六之年，憂愁無端，一切不快，我的現狀甚無味，我的年紀無意義。何所爲而思？爲什麼而哭？無端而傷感，偶然而悲哀，我只有訴諸不可知的奈何天而已。每當星期日同事於禮拜後，邀我散步開心。我本不願答應的

，但一經入他們的羣之後，我又比他們更放浪。「不易開端與不易收束」，乃我的怪癖常常如是者。當我們出城漫遊時，我常向前走而不想回來，除非別人催促我回頭。已經有二次，我同時均在城門既關之後。翌晨，試想我受何等的摧殘。第二次的慘狀歷歷，使我有第三次終不敢再嘗的戒心。這第三次竟到了。我雖準時而回，但守門者常在法定時刻的半句鐘前先關門。與我同行者尙有二人，於半里遠，我就覺得催關城門的角號。我加快脚跟，甚至於奔跑。滿身大汗，心顫脈跳，一面叫一面撲門而來，但見守兵已排隊，城門已關上了。只差卅步遠，我眼巴巴地，看吊橋已豎起，角聲吹得

極淒涼，極悲傷，極不祥，我的命運也與這樸角聲在空中相飄揚。

在我悲慘之下，我倒斜坡上，用牙咬土以表示我的痛苦。同行二人，他們計算他們在野外過夜的樂越，我則計算再不入城的志願。翌晨，城門重開，他們安詳回去，我則向他們表示決不同行，只懇他們暗中與我表兄弟說明我將從事於浪漫的生涯，而望他於我所約的地點再來見一面。

自從我爲學徒之後，我與表兄弟見面甚稀，雖每在星期日我們聚會，但因職業不同，未免使我們隔闕生疏。他的母親似從其中作祟。她自以其子爲高等人物，而視我不過爲卑

賤的學徒，以爲如此過從，不免失他身分。他本是一個好人物，有時他的天良詔示他比他母親的話更有效力。他一到消息，遵約而來，但不是來與我計謀，只給我一些贈品，以便助我成行，我此時確是一文莫名。在他贈品中有一小劍使我甚爲愛惜，可惜到杜蘭爲需要而賣去。以致不能使我身與此劍長相隨。當我愈想此事時，愈見他母親的陰謀，其父或也與其事，否則，他不會這樣無情，毫不向我挽留，否則，也必送我同行。不但不是如此，而且鼓勵我這樣做。當我們臨別時，他也無表示大淚容。自此後我們永無通息與再見一回面。這真可惜，他確有好性格，天生成我們二人可以講

愛情的。

在未說到我怎樣浪遊之先，我當向後談論一番。假如我
得了一個好師父，則無論何等快樂，於我個人終不會比這個
安靜平常的藝人生活，尤其是在日內瓦而操刻畫之人的幸福
較高大。這樣職業雖不富而足以自給，而使我不至於別生野心
。我雖不能跳到怎麼高，但也不至於跌落怎麼低。我有的是
一個極充足的夢想，不論我所寄托的是什麼事業，但求有所
寄托，我就能滿意，不至於再去東飄西蕩尋求一些茫渺而無
所歸宿的煩惱。凡能給我幸福的是一個極簡單的職業，一個
極少麻煩與極安靜而思想最自由的職業，這就是與我性格最

相合的刻畫師的職業了！使我此業有成，我將過了一生安靜而溫柔的幸福於我的宗教，國與家，和朋友的團體之中，這個可以隨我嗜好而工作，依我心情而消遣。我必然是一個好基督徒，好百姓，好父親，好朋友，好工人，與爲一切皆好的人民。我定然愛我的生活，並使別人欽敬我的生活，雖然這是這樣人生卑卑而不足道，但在平等與溫柔的皈依之下使我安靜地死在家人親愛之面前。縱使不久，世與我就相忘了，但終比今日這樣閃動許多人的紀念我者爲無愧惡。

誰知天違人願……：這是什麼顏色使我今後去塗墍！
！不要太爲我悲傷，我實在使讀者此後太多看到這些悲慘的

事情。

(第一書完)

編者後記

盧騷懺悔錄共十二書，爲氏晚年所作，其間琳瑯滿目不勝收。我們先將此第一書印行外，當即陸續出版；但仍然是一書一書單行出版，較有興趣與較爲經濟。

盧騷於世故甚深，識人極多，故在此懺悔錄中，所描寫的不僅他個人的行爲，一切的人物皆在他繪畫之下。他用玻璃透的史筆，在一點細事中見出天來大的人物；他又只管描寫，不下褒貶，而使閱者自己去判斷。

他童長慈又在描寫風景，特別是在對女性的觀察。盧騷

個人的性慾，可說完全昇華了，故我們見到他所描寫的風景及女性中，只有情趣，並無肉味。故看他的懺悔錄做一本「性的昇華的書」也可。

再說一句，在我們這個無聊的古典派的假社會，與腐臭的人心中，確要盧騷這個大胆的浪漫派，來掀動推翻和從新改造。故我們承認這本懺悔錄是革命式的最有勢力的作物，其間確實有極大的炸彈力，請讀者大胆接收去炸破這個古典的世界！

十七·五·國恥紀念日。

盧騷懺悔錄

張•蕪•生•譯

第二書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從盧騷十六歲起——譯者)

我一想到漫遊又驚又愛。驚是：這樣年少離開家鄉，父母，毫無倚托，並少資助；所學職業僅有一半成功，不能得以為生活；前途苦難隨時變來無法可以解脫；清潔之身隨處可得邪惡與非為的傳染；一切非為，錯誤，奸險，奴隸，死

路，在前引誘必使我比先前更不能掙扎；這些事情都使我現時要冒失去擔當。但一想及別種形狀，另有一番不同！獨立生活最使我歡喜。自由與自主，我想能成功一切；只要我一縱身，就飛到天上了。以我這樣才能應世，我想到處有盛晏，財富及奇遇，和一班朋友招待，一班情侶歡迎；憑我介紹，就得全世界的同情；整個的全世界？不，祇要一個可愛的小團體就夠了。我的慾望極低，但求一個狹小的處所，確是美滿的所在，而使我爲王就夠了。一座邸第，爲諸侯王及夫人們的上賓，小姐們的情侶，爲其兄弟的朋友與其爲鄰右所擁護之人，只要這些就夠了，我實在不敢多求哪。

爲等待這個低度的要求實現起見，暫時，我徘徊於日內瓦周圍的相識人家，實在受了極相當的敬禮而爲城內人所未有者，他們給我食住甚好而且極客氣，不會如一班富人施捨貧人一樣的驕傲。

爲實現周遊世界起見，我遂往孔非娘，離開日內瓦僅有二里之地。此地主教碰歪先生，其先祖曾有功於國家，我震動其姓名而往謁，聊以拜識名人的後裔是什麼人。他接待我甚佳，先罵日內瓦人的異教，後主張基督教堂的獨立，而終繼之以晚飯。他的論說當然不足紀錄，不過其飲食精美，可見他比我家的教士高明得多。我自問比他聰明一點，不過，

他的盛饜阻止我爲好辯的宗教學者，他的「歡樂只」的旨趣，在我覺得甚美，於我竟不好意思使他閉口。一味謙讓，不知者以爲我滑頭，其實這才算有禮。拍馬屁（應譯爲諂媚，不過，譯者在此有意開玩笑吧了。）不見得全壞，在少年人有時尙是一種德性呢。一個對我們好的人，讓他，不是使他壞，乃使他不要太生氣，不要以怨報德吧了。爲什麼碰歪先生要這樣待我好，並勸我變易宗教？這個可見我個人的價值。我想他必以我是一種高尚有爲的人，才肯這樣對我如此重視。由此使我對他感激不淺，安能將其善意抹煞。我當然不肯改變我的宗教，一想起此事，我就不願想。但當人對我好

意談及此時，我終不好意思去阻止。我這樣的罪過，好似僧皮的正經女子，爲要達到她的目的起見，對於所獻的要求，不答應，也不推辭，僅使他不失其希望而已。

由理智，悲憫，與愛和平的人說，此時看我這樣離鄉飄蕩，應該勸我回家，斷不贊成我的顛狂，這才是有道德者的所爲。可是碰歪先生雖是好人，但可斷定他不是有道德者。他的道德不過是一個宗教的信徒，只重在偶象與陰聖經，他所要的只在反對日內瓦的新教。故他不但不勸我回轉而且希望我遠颺。我的前途怎樣黑暗，於他無甚關係，祇要我離開新教而去做舊教的禮拜就好了。這樣存心不只基督教徒爲然

，一切宗教皆如此。他們所要的不是行爲，而是信心。

「天主詔你！碰歪先生向我說，到安娜西去吧！你可得到一位善良信女，她藉了王爺的資助得離苦海，而今竟在施救一些尙未出者」。他所指的是新改教而以其信心換得二千佛郎的年金而爲一些歹人所分享的滑浪夫人。我雅不願意得了一個信女的施捨。願受人的資助，但不願受人施捨，而且一個信女，在我實在不歡喜的。可是，我雖不願，禁不起碰歪先生的敦促與饑餓的脅迫，此地旅行又愉快。我喜歡旅行，只此一事，已決定使我往安娜西了。（譯者也會到此地沉醉過，尤其是安娜西湖那二三月的流連。）本來一日可到，

我偏不快，遲遲至於三天。每於路旁見一邸第，未有不使我徘徊於其間以望有奇遇的發生。性怯的我，自然不敢入其內喧嘩，祇得在其窗前戶外慢度我的歌曲，而使我最失望者，何以向來未曾一見那些夫人小姐們來鑒賞我這樣美音與情歌；在我以為這樣朋友所教的歌曲，我確唱得極動人了。

終於達到目的地，我謁見了滑浪夫人。這是一種奇緣，於我不能輕輕在此放過的。我適在十六青春，雖不是美少年，但我有的是一個細小身材，美麗的脚，脚腿透圓，面貌清爽，又極活潑，嘴細得可愛，黑的眉睫與頭髮，凹入的小眼睛炯炯生光，表示出滿身的熱血在沸騰。可惜我不知有這樣

可愛的面龐，及其知道了已經老而不堪用了。又我尚有一種羞怯性格與一種能令人憐愛的情趣。我所最怕的是使人不快意。我的聰明雖不差，但因不大見世面，不識一切的人情，雖到後來稍有閱歷，但我終覺得無法去對付人。

我怕不能以言詞達意，遂寫了一封雄辯式的信，儉採用了許多書句，主旨在要求滑浪夫人對我起了善心。在此信中又附上碰歪先生的介紹函，預備在見面時一同交上，但她不在家，人說她已經往教堂。這日爲一七二八的復活節。我趕上去，見面之後，我與她談……這個可紀念的地方呵！我後來爲你墮下多少淚與親吻你多少次。圍繞我此時的這個地方

真無要於黃金世界！我怎樣不以全世界的讚譽來讚譽牠呢！
凡對人類有崇拜之心者，到此地方只有雙膝來跪下呵！

這個可紀念的地方，乃是在她屋後的一條小徑，右邊有小溪，溪那邊有花園，左邊有庭院圍牆一道，盡頭處有假門引入教堂。將入這門時，滑浪夫人聽我聲而回頭。這一見使我魂飛天外！我先必以為她不過是一個俗不可奈的老嫗，預想碰歪先生所介紹的信女斷不會出我所料的。誰知她，滿臉溫柔，一雙藍色眼睛無限和氣，全身風光，一搦頸圓尤覺得美麗動人。這些一切即時印入我內心，我立即變成爲她的人。
• 以這樣的傳道士，我決定她必能引我上天堂去了。她微笑

接受我顫手所給予的函，稍一看碰歪的，即移眼到我的信上，全行看完後，正要再看一遍，已被她的用人催她去做禮拜而截斷。她遂向我說：「噫！我的小孩！你這樣少年就這樣飄流，實在可惜」。她的嬌聲使我顫動。遂復不等我答覆，即說道：「到我家待我；叫人給你午餐；到祈禱完時，我回來與你談」。

滑浪夫人小名魯意施愛禮婀娜乃杜特別的小姐，系出衛偉的名門。她嫁滑浪時年極少。並無產育，又因家事煩惱，至於離開丈夫，家庭，祖國，隻身來此藉了當地域多王之助，一心皈依舊教，當她回憶這個與我同樣的魯莽飄蕩，又未嘗

不傷心墮淚也。域多王因她改教之故，極其熱心贊助而且給她年俸一千五百比孟金，在這個小地主，而給這樣多的贊助費，遂使人疑及他對她有戀愛之意。爲避免這個嫌疑，他將她送到安娜西來。

當我來時，她已在此地住了六年，年華才到廿八，是生於此世紀之首的。在這個年紀的女人，其美麗的擅長，通常在內象的蘊藉而不在外面的活潑，但在她則對此二端尙保存那原有的美。她有嬌柔可喜的面龐；一雙慈愛的眼神，微笑似天仙玉女，嘴小恍同我的一樣，雲髻集中在一塊，姣麗難描，此外散掠不整更覺得其引動人。體格短小精悍，身材集

中在腰圍間而不放鬆。但世上無比她再美的是她那美頭顱，美胸脯，美手與美腕。

她的教育甚複雜，如我一樣，生時失卻母親，所得的一些由於保姆，一些由她父親，一些由其老師，最多的是由於其情侶，特別多的是此中的一個情侶叫墨衛先生者，給她種種嗜好與知識。這各種不同的教導，結果彼此互相衝突不能推廣她本身的才能。故他雖然曉得一點哲學與物理，但不能阻止她承受其父親的燒丹術以爲奇藥可得而至；一班走江湖者承其可欺，遂羣來騁她，將其資產破盡，並將她可以邀殊寵的紅顏，才思，溫柔，一同盜竊。

可是，這班奸徒雖能承她不好的教育而施其欺詐，使她的理智不明。但不能阻止她這個好心情的發展。溫柔與慈愛的性格，憐憫的感情，用不盡的善意，施不完的樂德，於她永久不會變動的。雖在老年，她受了種種的污辱，誣蔑，與苦痛，她的良心一直到死未曾一刻教她不愉快。

她的失敗乃生於一種不竭的內力時時向外謀爲而不輟。她非有野心；不過要實現那無窮的計劃而已。她生來就是謀爲大事情的人。若使當時執政權的龍格微夫人，在她位置，不過麼么小醜。若使她在她的位置，則可操縱一國而裕如。可憐她有才無位，故這樣的才能使她在高位可以成功的而在

低位則不免於失敗。一事到她手，她總岌岌孜孜，希望擴張牠到極大的範圍。她的想像力比實行的能力更大，以是一事的失敗完全是她所付託人的能力薄弱，但歸根自己食虧甚大，而在他人則損失甚微。這樣喜歡作事的天性使她在外雖受了種種的痛苦，但在內使她尼院式的生活不至於太枯燥，於她也爲計之得者。宗教的單純生活與其小團體的周旋，雖然和她喜歡自由活動與謀爲事情的性質不合宜，……但她所信的宗教極見熱心。不管她改教的理由是否正當，但一經有新信仰，她就信得極真摯。她縱懊悔改教的錯誤，但不會再去反覆無常。故我——知她真心的我，敢信她至死時仍是一個

基督教的信徒，雖然她在外面不願假裝，她太誠意了，故不用在形式上去表示了。此事我將在下頭去討論。

試問一班否認「心靈的同情」說者來代解釋何以我一見她之後，只在聽她頭一句話，只在見她第一瞬間，她怎樣會使我有無窮的信任，而後來又確不會受騙呢？若說這不過一種性愛吧了，但試看後來我們相與的歷史則全不盡然；但何以這樣情感能使我平靜，至誠，愉快，鎮定，把握，必勝，到那樣地步？爲何我第一次見到這樣可愛，客氣，有光寵的女子，而其地位又比我高尚而不能使我攀仰者，其於我的一生的利益關係又若是之大者；何以我一見她後就斷定我必能

得她歡心？何以我此時不會羞怯，束縛與不安？生來本怕人與不會招待人，又是初次出而問世之人，何以我一見到她就極自由地能表示出我溫柔心情一似十年同居之後的一樣親密？若說是性愛嗎？或者有些慾望，但何以對她毫不生起嫉忌心與煩悶性？「既被愛了，安不取他所愛的物體」？這是一個問題爲我向來所未顧及者；我不知是否愛她？我所知的，是我與她仍有一個極特別的心情，請看我後來與她奇特的關係就可知道了。

怎樣安置我的問題，是這頭次相見的第一要件，爲便於長談起見，她留我晚飯，這是我覺得不知食味的第一遭。她

的女傭也說我這樣年紀何以食這樣少，最便宜了那個同桌的大食流氓，一人竟食了六人的分量。至於我此時另有一副快樂心情，代我的食慾，估據了我的全身，別的官能好似管顧不及一樣。

滑浪夫人要知道我身世的小歷史，我就捧出在我師父已經藏起的一腔熱誠向她申述。我的言詞愈得到她的同情，同時她也愈可憐我的身世。她的悲憫詞色在面貌，在視線，在其表示上均可見出。她不敢明白勸我回日內瓦，這在她地位是犯了宗教的大罪過的。她知道她地位的危險故說話時極謹慎。她只從我父親如何失落我的悲懷處着力，意在暗示我

應當歸去慰藉。她時時不覺地犯嘴說出她在宗教立點上不應該說的話。及後，她見我決心不同，更加鼓起雄辯的舌鋒，這樣妙緒愈打入我的心坎，同時使我更愈不肯離開她的眷顧。我想回日內瓦去，無異使我與她隔開了一條鴻溝，尤其是使我再不去操那種職業，故我甚願親近她不願他往；她見所談無效，再不欲說到極點以引起誤會，只見她極感動地向我道：「可憐的小孩，隨你往那上帝所叫你往的地方吧，但當你大時，你才記得我此時的話」。我不料她這些預言竟得如此的效驗。

一個困難問題仍然存在，即如何供給一個少年在外的生

活？我所學的刻畫職業當然不夠用，況且在這個地方太貧窮，這個職業也不適宜。那同桌的大食流氓，稍行休息他的嘴唇後，出了一個他自爲是從天上帶來的主意，由後看起來，可說是從相反之面的地獄所送來。他主張使我往杜蘭（此時意大利的京城）入了「改教所」，如此於生活及靈魂均得救助。「至於旅費，此人繼說，可請大主教及男爵夫人幫助些，定可獲允」。

在我則以許多施捨未免難堪，心極不悅，而不敢言。在她則以爲各人應當盡力助人，待她去告大主教才說。但在這個流氓則因利益所在，自己即去進行，等到滑浪夫人去說時

，諸事已經齊備，旅費也已交付好。她固不敢再留我，以我這個年紀與她那時的情狀，實在不能留了一個少年人長近在身边。

這個旅行既承了各位的費心，我也不敢反對，而且於我也非全不願意者。雖則杜蘭去安娜西比日內瓦還遠，但因是京都，交通似較便捷，我既服從滑浪夫人之命而往，則無異於如在她面前受其指導，故地雖遠而無異於比鄰。其次，「大旅行」實與我此時將在發展的活動性相合。我覺得以我年紀登山過嶺實在榮幸，而使我登亞兒坡之巔俯視同儕尤爲驕縱。遊歷的引誘本是一個日內瓦人所支持不住者。故我極願

成行，那流氓將於二日內同其妻啓程，人將我托付他，受他指導。我錢袋及滑浪夫人所添的也由他保管，她暗中另給我一個錢包，並教我許多事。我們於星期三就道。

當我行的明日，我父及其友人李瓦先生來追我。李瓦先生也是鐘匠，具有智慧與才能，比拉莫氏做的詩更佳；他又實在是好入，可惜其文學不善取材，致所寫的祇能使他的一個兒子讀後成爲喜劇家。

這兩位會見了滑浪夫人，只有嘆息我的命運，並不追取我回。本來，我是步行，他們乘馬，極易追到的。此種結果與我的舅父前曾追我到孔非娘知我已往安娜西而遂返日內瓦

一樣。這些親戚似乎助成我飄流的命運的。我的哥哥前被疎忽而失落了，並且不知此後的消息了，今日他們對我尚是一樣的疎忽呵！我父不但愛惜名譽，而且極盡責任。他是有大道德的人，又且是好父親，尤其是對我好。他愛我極摯，但他也愛快樂。自我遠別後，他又有別種嗜好，慈愛之念未免因之減少。他已在尼勇再娶，雖他妻已年老不能再給我生兄弟，但她尚有父母親戚自成爲一家族，使我父親有家庭之累，與別種麻煩，遂不免對我有忘記了。況且，父年漸老，並無養老費。我與哥哥有些母親遺產，我們去後，利息由父收用，雖然這些不是直接影響使他不盡父職的。不過這個潛

伏勢力使他於不覺察中，總不免減少他對我們的熱心。若無此種，他對我必更加慈愛可決無疑。這可解釋他追我到安娜西而不追到山北里的行爲了，又此也可解釋，當我後來數次去省視他時，他雖對我極慈愛，但終未曾強力留住我在一塊的緣故了。

這個慈愛與有德行的父親的行爲，使我每每回想而得到極好的心術。我由此得到一個道德的箴言，而於實行上更有利益，這就是：「不要把自已責任與自己利益處於相衝突的地位，又不要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人的損害上」。如有犯此者，則雖自己極高的道德而終不免於降低了，而且在實行上

必變成爲不公正及兇惡的人，雖然在內心上極爲道與良善。

這箴言深深印入我心，隨後我又施諸實行，遂不免使世人尤其是知友們大驚怪起來。他們毀謗我自造成一種特別性格故意與別人不同。其實，我也不願與人同，也不願與別人不同，我所要的在於善，我所竭力反對者就在侵蝕他人的利益與加害於人的念頭而已。

近兩年前，英爵士瑪力薩有意在遺囑上給我遺產，我極反對，並向他說，無論何種遺囑尤其是他的，我均不願承受。他遂不再勉強。現時他要給我常年金，我則表同意，人說這個變遷，乃是我選擇較有利益的所爲，或者人言不錯。可

是，我的善人與我的父親呵！我不幸繼你輩而存在，但自你們損失了，我也一切損失了，不再有些取得了。（盧騷意必是其人生前能資助他者，則其人必富裕，雖取無害於人。但他死後——所遺存的，乃爲其子孫的利益，或是公衆的利益，他人取之似不合理。在別處他極反對不勞而得的利益，又似是一個反對遺產之人。——譯者）

依我說，這個箴言乃是獨一的好哲學於人心大有利益的。時間愈久，而使我愈見此中的妙諦，在各種著述上，我皆用各種筆法寫明此點的作用，可惜讀者太輕狂不肯去留意。若讀拙作野美兒可以見到一個極有趣與極顯明的舉例與這個

言同意。就此時言，這個回想於我這樣旅行人已經夠思索了，還是進行我們的路程吧。

我們一路極愉快，有些出我預料之外。那個流氓原也不如他容貌所表示那樣的可憎，這是一個介於老少之間的年紀，一條辮子，髮作黑灰色，一個兵士樣子，粗大聲音，極樂觀，能行路，善飲食，他無件事不能，但無件事曉得。我聞他擬在安娜西設立什麼工廠，滑浪夫人從中資助，此遭之行因為有事於國務大員的請求，以便藉此得利的。他有一種欺騙教士的才能，每每混入教堂裏，恍似一個傳道士然。他又識唸一段拉了文的聖經，但他唸來唸去却是一樣，不知者以

爲他識得千百篇。當他人有錢袋滿足時，他永不會無錢用。他又狡猾又能幹，好似彼得自己將利劍放在身旁，喝叫別人去出征一樣的行徑。

談及他妻沙不浪夫人，也是好婦人，日間比夜間又更安靜。我在旅行期中，全在他們房中睡，他們不安眠的聲音常常使我醒來，如若我知道此中祕密，必定使我醒得更多。我對此事真是傻子，只有後來聽自然去教導，此時我真不知人間有此種事。

同這個信徒與他的快樂伴侶，一路上我極稱心。危險全無，只覺得身心清泰。年少，神旺，身體好，對人對自己均

靠得住與有把握，在這回旅行雖短，但我的感覺寄托到萬物之上去，而大自然的美麗又收入到我的心裏來。此行，我不如別次神情的飄蕩與夢想。我已自認是滑浪夫人的工具；徒弟，朋友，或鸞鸞是情侶。一想到她的殷勤招待，纏綿情意，她心對我的關切，她眼視我的溫柔，一路上惟有此種回憶的快樂已經夠我領受了。這種愈回想愈來得甜蜜，恐懼與懷疑已絲毫無存。使我到杜蘭那是我的生機的處所，生活可不操勞，自有他人照應。又這樣一思及精神與物質俱得其所的愉快，使我脚跟加捷，身重減少，無窮希望裝滿我的心靈。凡我所見的物象，也似對我道喜一樣。見一田家，我想其內

的喜氣融融；見一綠野，我思其中有快樂的玩耍，可愛的清流，可以遊泳，散步與垂釣；在一樹上我恍見了果實垂垂，在其蔭下，又有情人的細語喁喁；在山原間，我描想其牧牛之乳酪，而豔羨山居之人的清暇生活，和平與安靜，一任其逍遙。總之，凡我所見的皆是樂象。自然的偉大，流動，與真美，的表現，也能引動我起興趣，況且我此時已是先具快感的人，對此當然更加陶醉。少小年紀，這樣遊歷意大利，見識這樣多的地方，似隨阿尼巴大將軍前時的掠取此一片世界一樣，我覺得這種功勳，實在超出我少小年紀的能力之外。更加隨處受人好招待，食量又極好，食物供給又極充足，

在這個大食人之桌上，我的食量當然是渺乎其小了。

這一回七八日的旅行，是我一生中至少操心與痛苦的時期。沙不浪夫人的嫻嫻蓮步，使我跟得好似散步一樣不喫力。這個好紀念，使我養成徒步旅行尤其是登山的嗜好。只有這樣徒步旅行，才能使我快樂，及到事務與責任上身，又有行裝攜帶，不免用起工人，又使我不得不坐起車來，那時種種操心，麻煩與束縛就使我一刻不安寧；如此我只求得速速達到目的地，不如先前的希望起發點了。當我後來在巴黎時，常願徵求與我同這樣嗜好的友人二位，只要有五十金魯意，一年間工夫，到意大利遊歷一徧，隨身只要一個少年攜帶

睡具一包就好。許多友人極願加入，可惜結果無一人肯去實行，他們不過在閒談中資助以爲笑料而已。我曾與狄特魯和格林談及，事情已經說妥，結果，也不過在筆頭上談談吧了。

一見杜蘭，使我懊悔太快到，但我心又喜得到這個大城，使我可以得到相當的位置，我此時實在鄙視我舊時的職業，不料將來得到的比此職業更加墮落呵。

現應在此先向讀者道歉是：我將詳細寫出那些於讀者不大興趣的事情。可是我不肯對讀者有些須的遮掩，故不能不將所有的經過詳寫出來；又我希望讀者能夠明白我行爲的錯

誤與內心的祕密；要使他們時時刻刻跟着我，那麼，如有一點事情不說出來，恐怕讀者要問：「何以這個時候，並無事情」勢必說我有些不肯盡言。至於他人的惡劣，我也應當時時提及。

滑浪夫人暗中所給我的錢袋，因我不祕密，已被那兩個引導我者所竊去。沙不浪夫人竟偷及滑浪夫人給我一條飾在小劍柄的鑲銀小彩條，這是我最不甘的。若非我的反抗，他們也將我的劍拿去。一路上他們代我出費，到達時竟使我絲毫不存留。我到杜蘭時，無外服，無銀錢，無內衣，只存了一個空空的人格再去尋求我應得的福利。

我在此時有的僅是信，一呈上後，人即送我入「改教所」，練習宗教及得到生活。我一入門即見那兩扇鑲小鐵球的大門隨我腳跟關閉，這頭一個現象已夠使我得到一個莊嚴而不愉快的所在。到會客廳所見的僅有一個耶穌被釘的大偶像，與及四五張木椅子，已經用得因磨擦而發光了。其中坐有四五個盜賊，也新來入教者，他們似是鬼怪的弓手，毫不像上帝的人民。此中有二人，自稱爲北非洲的猶太籍，向我承認他們以奔馳於意大利與西班牙之間爲生活，隨處受過洗禮，如時勢迫其必要時。另有一鐵門開處，見從院內進入一些女改教徒，她們都是醜惡不堪爲天主所棄的賤人。僅有一個

覺得美麗，有趣味，她與我年紀差不多，或大過一二歲。她有一雙不安靜的眼睛，時時與我的相溜，這使我想與她認識，可惜她被那女管門所阻止，與那個聖徒所騁到二個月久時，間終沒有一次機緣可以相會。她在此一共五個月，雖至癡愚之人皆已學到那些粗淺的宗教道理，況且她不像這樣傻子，但那教導她的聖徒愈熱烈教她愈說她不夠程度，總不肯放她出來。到後，她討厭此地極了，硬要求出去，不管她能不能成爲基督徒。她本已承認爲基督徒了，而人們偏要從形式上屈服她，恐怕她反抗與不承認呢。

這個小聚會是爲歡迎我新來的人。主教者對我們訓話之

後，使我謝主隆恩，而請別人與我同唱祈禱歌。禮畢，那班貞女入修道院去了，讓我一人獨自驚愕我的新處所的離奇。

翼晨，又有第二次學習宗教的集會；於是使我頭一遭回思我今後怎樣去對付與其將來的結果。

我已說過，我現再說，我以後或者須繼續說，如有一個小孩得到好教育的，這個就是。我的家教比普通人都好，親屬也都賢明。父親雖喜快樂，但極守道德，而也極宗教，外面雖風流，底裏實是基督教徒，這個在幼時已經陶冶成了我同樣的性格。三個姑母均有智慧與道德，頭二個已成爲信女，第三位的和善，深思與熱感比他倆更信徒，雖則在外面

不怎樣拘束。從這樣家庭到南先生家中，也是深於信仰之人，他口中所說的，心裏也就這樣想。他們兄妹常以極溫柔與正直的教育，啓發我心中固有的悲憫。這些正經人給我一些真正，誠實，合理的教訓，使我於教規不但不會討厭，而且每每感動到內心，以爲我好行爲的標準。到我舅父家來，舅母看信仰爲職業，漸引起我對於宗教的厭惡。住師父處時，我雖忘却了宗教，但因無惡少年的引誘，故我雖放縱可是不會流於無忌憚。

如此說來，我固有少孩子的宗教教育，而且比普通少孩子的更多。就實情說，我在少孩期不是少孩；我的感情與思想完

全是成人。當我大時我纔與普通人一樣的行徑，但在出世時，並不是這樣的常態。讀者諸君必笑我似是一個天竄聰明之人。可是人先當明白一個六歲小孩讀小說的故事而至於感動流涕這件事後，尙以我上所說的爲可笑，則我也自願承認爲誇口了。

故我說如要其成人時信宗教，則不可當其少孩期教以宗教。因爲兒童實在不會了解天主的，這由我的觀察所得，是由我自己個人的經驗而來。我個人實與別人不相同，就我說，如你能尋到一個六歲小孩如我一樣，你就可以於七歲教他認識天主，保管可無危險。

依我意見，少孩應隨家庭的信仰爲信仰。這個大綱，有時人們不知道而違犯，極少能去遵守的；但無論如何，我知宗教信仰是一種教育的效果。就我說，我不但遵守我父的宗教而且我尙保存地方的觀念甚深。我們地方對於舊教視爲極醜劣的偶相而視教會爲最無聊的處所。這個觀念入我之深，至於兒時，我永未曾跨進一個教堂，與永未見一個舊教士不使我嘆氣。我一見了舊教會喪神時，就起駭怕，在城內當喪神時期已到，我即避不見，在鄉下不能如此，但我每撞見一回，就起一回的不快。在這樣惡感之下，也有一個好紀念，因爲日內瓦周圍的教士待遇兒童甚好，故我一邊聽見教堂的

鐘聲甚怕，一邊又似聽見牠姪請人去早餐，或用點心，或去取牛奶餅，水果與牛奶一樣的福音。碰歪先生的盛饌，更使我到此時念念不忘。這個淘氣的觀念，使我禱舊教的宣傳，不過爲一種可玩耍與有飲食之所在而已。總之，我對於舊教的傾向僅爲生活，如若要我專門去信仰，則我當逃避之惟恐不及。但在此一遭，我極明白地位與其結果的危險，不是爲玩耍而相與周旋的了。因爲這些改教之人在我的印象太壞，我以為這個聖功的引導，不過爲盜賊的資助。我雖少小年紀，但我總相信我固有的宗教是最好的。縱使我所新擇的宗教比舊的好，但這樣忘舊，我也不能對住神明無愧，於人無忤。

了。我愈思維，愈見我的不是，我以為這個命運，乃是他人之罪，不應由我承認。這個想頭，有時使我激烈到如有門戶可通我當即時跳出，可惜，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的決心也不會如此長久支持。

有許多困難不能使我決斷，在我既決定不再回日內瓦，因為精神的打擊與金錢的艱難，使我不能再轉還故鄉的了。異鄉流落，舉目無親，我惟有嗟嘆前頭已經陷落者，不能挽救於現在；今所能為力的惟有承認我昨日的錯失，以為後來的自新而已。過去既不可挽救，未來的努力更愈不可少。我不能說：「一切尚未會做，如你不做，你可無罪」；我只能

說：「悲哀你已往的罪過吧，你此後勿再犯就是了」。

究竟，在我這樣境况，須要出多大的力量纔能達到我的目標與解脫這個束縛，及保守我父親原有的信仰呵！這個力量實在不是這樣年紀所能有，縱有也恐不能成功，事情已經做太過頭了，假我竭力抵拒，人也必設出別種方法將我困住。

由今想來「事情已做太過頭了，挽救實在不能」，這個詭辯實在陷我及許多人類墮落的原因。道德的必要，因為我們太愚蠢，如我們有智慧，道德實在用不着。倒如在挽救尚容易的時候，我人因愚蠢之故常不以爲意，而不努力，誰知

却往往因此不免於墮落。不知不覺中，我們就爲細小的過失所陷害。這個細小的事情，在初始時我們若能聰明些，少加之意，就可撐持得住，但到其末後，則非用大毅力斷不能爲功。我們於失敗之後只有埋怨天主說：「你爲何使我這樣薄弱？」但我們良心上已告訴我們說：「當你陷落時，你確是薄弱不能解脫呵，但我已經造就你的強方足以抗拒初始的陷落而有餘了」。

自然我不願入舊教，但因時間還有，無妨暫行住下，以望日後的解脫。我擬承此空時間預備些學問以爲抵抗之用。這個奢望，豈使我不以解脫爲意，而惟思量如何使那教訓我

著爲難，與怎樣將他們推翻之法子了。這個設想真是可笑；他們殷勤使我改教，我則設法使他們改教，我想極易將他們訓練成爲新教徒呢。

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當然不容易得到我的啓悟與情願。普通，新教徒比舊教徒有學問，這是當然的結果，因爲新教准許人辯論，而舊教則要求服從而已。舊教只有以他人的意旨爲意旨，新教則當由自己去判斷。他們固知此者。可是我的處境與年紀，實難抵抗一些有訓練的夾攻。而且我未曾受舊教的洗禮與其學說；這也爲人所知者。但他們所不知的是我在南先生已學過些，尤其是我在幼時所唸熟的那本盧叟

的教會與帝國歷史，雖到此時多已忘却，但在辯論愈熱烈時，愈引起我的記憶去對付。

一個老而小與聖貌盎然的教士來任我們的第一課。這個課程爲同學說，乃是一種訓練，不是一種駁論，乃是一種信仰，不是一種批評。但在我們則不盡然，輪到我時，我阻礙他一切的言論，引動起了許多的辯難。如此使此課程的時間甚長，而使聽講者甚討厭。老教士多說話，極發熱，拍桌子，到末，他諉說不大懂得法國語藉以收場。翌日，人悉我擾亂同聽者心神，將我另放一室而使一個教士年較少而能說話者來教我。所謂能說話的教士，不過口中能延長字句而就以爲

自己是世上的最博學者了。但我不以其聲色嚴重而減少我的努力，我仍然四方八面盡我所能以進攻。他以爲借基督教的賢人言論可以服我，但我也如他一樣，輕輕偷來，以爲抵拒。我固未曾讀過這些人的學說，恐怕他與我也同樣，可是我乃間接從慮叟書中扯來推去，如此已經使他難於應付了。可是勝利終不免歸他，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比我有勢力，因我昨日已看透那個老而小的教士對我的怒氣，我不好意思再使他老羞成怒；第二，他比我有訓練而我則無。以是他於辯論時有一方法使我隨他意旨爲依歸，若我辯勝他時，他就說我已軼出問題的範圍。有時他並說我的引證是假的，他明

知我不能得到引證的出處去回駁，而我的拉丁文實在不大熟識，自然極難於立時之間在那樣大本書中尋到，雖然我明知我的引證不錯。他一方面則常常毫無根據而攻擊新教，有時到不能答辯的時候，就引證了一些假文字以爲解脫的地步。

不必說，日日光陰就如此白費於辯難，爭抗，與祈禱，及一些無謂的麻煩中，同時又得了一件極下等而可鄙的惡遇，使我覺得更難過。

凡人無論心靈如何惡劣，性格如何野蠻，但總有一點情意生長其間。那二個北非洲猶太教民中之一對我竟發生愛情。他常親近我與我說些不能懂的話，對我獻些小懇勸，有時

且給我些食物，尤最使我難堪的是時常給我那熱烈的親吻。雖然我看到他那樣胡椒味而且有長癩痕的臉與那兇惡的眼神就怕，但我忍受他的親吻，我自己心中想：「這個人對我既然這樣熱情，我也不好意思去得罪他吧」。他逐漸放縱起來，有時對我極非禮，使我想到他的頭腦必定不清楚。一晚上，他要來我床睡。我推辭他說床太小。他請我到他床上睡，我也推辭他；因為這個人太不乾淨，與一嘴嚼煙味，聞之使我惡心。

翼日起得極早，只有我們二人在課室。他開始撫摩我，但其狀甚兇猛，比平日愈覺可怕。末後，他極不客氣地做出

那些最難看的舉動，並要拿我手去同樣做，我脫手大叫一聲跳到室的裏面，但也未曾對他有所鄙視與發怒，因為我實不知這是什麼事情，只有在遠遠地表出駭異與討厭的神色。他見我拒絕的決心，也就不來勉強，只見他事後跑到牆爐的所在，放出許多膠粘又白色的不知什麼物，使我心頭極難受。我走到洋台外邊去，甚感動，甚煩悶，這爲我一生所未領略過的駭怕，同時我頭幾將暈去。

我實不知這個可厭的人做什麼事，我以爲他必是大病，或者必是發狂。凡有把持的人遇見這個猥褻與醜惡的狀態與及那個面貌如火般的粗野未有不厭惡到極點的。除他外，我

永未見別個人與他同樣。以此推之，如我們在這樣狀況去親近婦女，則該婦人除非眼睛特別淫邪，未有不會將我們討厭的了。

此事出後，我即速告訴衆人。一個老管家叫我閉口，但我看見他極感動，牙縫裏齜齜然唸：「罪惡呵！畜生呵！」在我自己不知爲什麼應該閉口，我仍然隨處告人，不管人如何禁止我，遂致明日一早有一個管理人來對我埋怨說我的話損害聖地名譽，爲此小事實不必這樣多言。

他並告訴我許多我不能知道的事情，當然他不信這個教訓能使我遵從的，他知道我對於他們一切話皆不信的。他說

這是一個被禁止之事，也如別種不正經的事一樣，但其本意也未可厚非，而被人見愛者也不必生氣。他又極忠誠地告訴我在少年時也有這樣榮幸，初雖因被襲而驚疑，後也不見其怎樣可怕。他甚至極無廉恥地說明他的經驗，並說我不答應大概是怕痛苦，他敢担保這個駭怕是無根據的，此等細事實不足懼云云。

我聽及這歪論已極駭異，尤其是駭異者他所說的不是爲他，而專爲我的利益。又好似他所說的事爲極通常不是祕密的，故我們一塊有三個人，其一也是教士，他聽此等話後與講者一樣毫不覺得爲過分。從他們安靜的樣子看來，使我懷

疑此事已極通行，惟我不能預先知道吧了。以是我聽他這話也不生氣，但不能減少我的厭惡，我的厭惡到今日一想起，心頭尚要作嘔。我雖不能深知此事的底蘊，但這事本身的惡劣已經夠爲我的保障，故我對他說的話，根本就不贊成，他見所說無效，向我也斜眼甚覺無情而去。以後，使我在日子更難度過，他們惟有一途使我快快出去，我也求之不得希望速速離開。

這個惡遇，使我後來得到好預防。只要見到一些相似的代表，同時在我的眼前就現了一個這樣可怕的非洲人形。反之，女子方面由此更愈引起我的同情。似乎對她們應該格外

表示溫柔，與贊賞，也聊以此爲賠償同性對我衝犯的損失。雖對一個醜如猴母的女子，在我眼中，也是可敬，因爲我一起起這個假非洲人的男子，就引起我覺得真女性的可貴。

至於這個假非洲人，我不知人如何理他，但見衆人對他的樣子不大好，除了修道婆羅蘭惹之外。此後他再不與我親近及談話。八日之後，他受了領洗的大禮，自頭至腳穿了大白，表示他的靈魂已清潔了。翼日，他出此改教所，以後，我永未見他面。

我的大領洗禮也在一個月後舉行，所以遲遲出此者，正要證明我的去邪歸正之難，而他們教我者的功勞愈不可沒，

一件一件的教規，強迫我從新認識，藉以表示我對於歸正的誠意。

結果，他們見我已稍服從，教規也稍曉得，人遂引我到市立的聖約翰教堂行領洗禮，雖則是我前已受過新教的洗禮，但他們再如此大做者，不過使人知新教徒不是基督徒吧了。我穿了一個灰色外大衣，襯些白色花邊，一人在我前，一人在我後，各持了一個銅窩，用匙敲聲，使觀者隨其信心施捨些銀錢，爲新改教者之用。一切教禮應有儘有，在羣衆則極引爲榮，在我則愈顯其辱。這些禮節有何用處？惟有那白衣於我尚有益，但人不給我如前時給那個非洲人一樣，因爲

我不是猶太人。

尙不止此，又須到那「審判堂」去一遭，以便將異教的罪惡一齊洗脫。當入此堂時，其禮節一似亨利第四的受屈於宗教代表一樣。那個可敬的審判教士的面貌敵不過我對於這個去處極其神祕的恐怖。經過問我信心，地位，及家庭，之後，他突然問及我母親是否已入地獄？我一聞及不覺心中大起不平，只好外面說我希望她不至此，希望天主在最後給她的光明。那個教士默焉不言，但見他做出一個難看的樣子似表示我的希望是無效的。

一切俱完，人帶我到門口，給我二十多佛郎，囑咐我好

好地爲基督徒，以邀主的恩典；又祝望我前途福利後，大門一關，鬼神全滅。

如此，我的大希望一時完盡，所存留於我心中者僅有我改教與被驅的回憶，試想這是何等變動；我前所希望得到大福利者而今竟一敗塗地，我早晨所盼望住在皇宮內者，到晚上已不免睡在街中。人們以爲我在這種失望之中又加上我罪由自取的懊悔，定必痛苦萬分。這個於我完全不然。第一件使我心情極愉快者，就是二月閉禁於改教所以來，一切雖然全失，但一身的自由已經復得。經過長時期的奴隸生活，幸而復成爲本身的主人，我覺得在這個繁盛富庶的城市，此中不

缺少富貴的人家，只要我一出名，定可得到他們的青睞。我自以為飛騰的命運在前候待，二十餘佛郎在我袋中似如用不竭的寶庫一樣。一概由我自己安排不必去求他人，我頭一次覺得這樣富裕，向來是未曾有過的了。一思及此，我不但不灰心墮淚，而且甚有把握與安心。我已覺得幸福已在前途待我，個人孤身能自奮鬥見得更可驕傲。

頭一件事去做者是在滿足我將城全跑一遭的慾望，而且也是我的自由使用的需求。我往做槓架，這些兵式的操練，激起我的筋脈。我跟隨神賽，那些教士的帶旒，引動我的眼簾。我往觀光王家宮殿，初迫近時甚驚惶；及見別人可入；

我也跟入，並不見阻。或者因我腕上改教的標識而才有此光榮。但無論如何，我既能入此宮殿，心中極為滿足，儼然自視已是此城的一個市民了。究竟東奔西馳，不免困倦，我肚極餓，天又熱，我入了奶店得了一杯酸牛奶及二片我所特嗜的灰色麵包，只用五六個銅元已得了一頓好餐飯。

其次應尋一個宿所。我稍能說此地話，當然不難尋到。不過我所尋的不為嗜好，而特別地為價錢。人說在寶路上有一兵士之妻，只要一個銅元就可住宿一宵。我果然得到一張破床過夜。房主婦甚少年，而且初結婚，雖則已經有了五六個小孩。我們同住一間房；母親，小孩及旅客。一直到我住

在她家時，都是夜夜如此。她雖是好婦人，但喜歡咒罵，常常露胸披髮，但極好心，暗中對我極好而於我極有益。

這樣好幾日的光陰，全爲自由與好奇而使用。城內城外我所認爲離奇的地方無不閱徧。凡是一個少年人初從鄉下來到京都所必有行徑，我都做過。我又每晨必定往教堂與王族一同做禮拜。我覺得與王家在同一教堂行祈禱禮是極光榮。而且我此時的音樂嗜好初始發動，此間教堂的王家音樂部又却甚著名，故我日日來此大部份在聽音樂。所謂美音樂者在我這樣少年人本非苛求，祇要聲音和諧就是了。至於王家威儀，日日見到已不能引起興趣，可是我另有一種奢望，就

在得到一些美麗公主向我輸情，使我得以寫成一本小說。

我此時確有寫成一本小說的材料，這比公主故事雖少精采，但如能做得完，我的快樂恐比和那些貴族式者更多千萬元。

雖則是我極節儉，但錢袋漸漸縮小，我的節儉原來不盡然爲錢，實則簡單生活與我性本相合，雖至今日，奢華桌席，於我尙不大留意的。我生來就喜歡鄉間生活，只要有奶，蛋，生菜，奶餅，硬麵包及稍好的酒就足了。只要服伺者，勿在我身旁麻煩，我的食量自然會大。故此時的六七個銅元實在比今日的六七佛郎食得更痛快。也可說這個不是節儉，

因爲這已使我得到生活的極痛快了。一些梨子，酸牛奶，牛奶餅，灰色麵包，及幾杯濁酒，使我已經醉且飽。可是這個費用終有盡頭的一日，我見得一日迫緊一日，雖年少荒唐，但對此末日來臨，使我不免駭怕到萬分。暫時放下種種夢想吧，現在先求一個生活的方法，但只這個已不是容易。我先前所學的工藝尙未能到專家店中去做工，況且此處的店主並不另求徒弟。我只得一家一家去爲人刻畫一些盤碟，希望我的廉價可以得些生意；結果，生意極壞不過得到數餐的飯資而已。偶一晨間，由玻璃窗看見一個商人婦，極是風韻與動人，遂使天性羞怯的我也敢於進店去問她工作。她不辭退，

請我坐下，問我來歷後，悲憫我的境遇，獎勵我的努力，並說好基督教徒定不使我流落；及後，她請人到鄰右銀店借貸我所需用的器具，她遂往廚房取食物爲我午餐。初次的好待遇，使我預料將來的成功，她極喜歡我的小工作，尤其是我的多說話。她裝飾得極豔麗，故其風韻雖吸引我，但其光耀使我不敢迫近她。幸而她招待懇勤，說話客氣，與其和善溫柔的姿態，使我尙不至於難爲情。她雖意大利女子，並且生得太美了，不免於一點顧盼自喜，但全不是放蕩之流可比。以她那樣的謹守與我的羞怯，自然那事不易於成就。人們也不讓我們這個奇遇去成功。我常常紀念這個短時間親近她的甜

蜜，可以說這是我頭一次領略到溫柔與純潔的愛情。

這是一個紅肉色而極動人的婦女，在她美麗的面容上，現出萬分潑潑的神態。她名巴西拉夫人，其夫妬忌得可以，當他出外時，托付一個容貌醜惡的店夥看視她。這樣店夥當然不能得她的歡心，他也只有將那壞脾氣來發洩。他對待我實在不好，雖則我極喜歡親近他，因為他吹得稍好聽的笛音。他每遇見我入其店時即行叱咤。但當他鄙視我時，其主婦則鄙視他，好似她的善看待我，專門在使他難於爲情。這樣代我報復，當然使我極痛快。但她對我好，特別在衆人一塊之時，僅有我們二人時她就不如此；她雖則一樣親熱，但另

有一種狀態。這個或者她看我年輕不曉事，或則她也不曉用情，或則她實在正經，總之，她始終保存一種使人可親而不可褻的態度。我對她的親愛當然不如對待滑浪夫人那樣真正與溫柔。但我比較怕她與較爲客氣。親近她時，我極束縛，顫動，不敢看她，甚且連呼吸也不敢；可是我寧可死亡，但不願離開她。一切她的物件皆使我眼饞；她裙上花朵，美麗的腳跟，介於手套與短袖遮不住的堅實與雪白的腕肉，頭的周圍以及頸間也能使我起了同樣的鑒賞。每一件感動，同時又引起了他件的同情，如此，我眼不住睛，同時，眼神撩亂，胸間壓迫，呼吸覺得一時一時不自在，全身幾不能支持

，只有在暗中私自嘆息。幸而她有工作不注意我，但有時我覺得她也甚表同情，她的服裝一陣一陣澎漲高起來，這個現象使我更加難過，當我正要沉醉時，她就向我說些安靜的話頭，使我即時復歸於鎮定。

我們二人在這樣情景之下甚多次，但永久未有一言詞，一手勢，甚至一眼角去表示出有曖昧的意思。這樣使我難受，也使我得享豔福不淺，但我年少終不解此中痛苦與快樂的來由。在她方面說，當然她也願意彼此見面談談，由她常願聚會的心事可以見出她的本意。她通常對待世人都慷慨，但對我則特別有恩典。

有一天，因討厭店夥的傻話，她上樓到自己房間去，我即時把我的一點工作做好也跟上來，房門半開，我入時她未覺察，她在與房門對面的窗前挑綉，街上車多，連我步聲也未聽到。平日她都裝飾不差，此日更加排場。風韻姿態真擾人心腸；頭稍低下，白頸愈見燦然，髮鬢掠得漂亮，並簪以活花朵，這樣滿堆春氣的面貌，使我鑒賞之下魂離殼外。我即時在門內雙膝跪下，伸臂向她表出我瘋狂的熱情，自然她對我這個舉動永未能聽到與見到，苟非那個爐架的大鏡台返光指給她覺得。我不知此一見她有何感動，但知她並不看我也不與我談，只見她將頭半轉，輕輕手一彈將我的瓣撩在她

的脚上。在我呢，感動到全身顫慄，不覺一聲大叫，承她暗示，輕移身子靠在她的膝上，連一句話不敢說，一眼睛也不敢瞟，自然更不敢再進一步去摩她。我的外形雖呆立啞口，但內心則甚刺激，快樂，感恩，無目的的熱望，種種使我不安寧，但恐怕衝撞她，使她不悅，故我終不敢再進一步而有所表示。

她與我一樣，不安靜，極怕羞，見我這樣狀態，自然料到所爲何事，當然也不好意思起來，故她對此不歡迎也不推却；她眼不轉瞬仍然挑綉，假似未見我在她脚下一樣。無論我怎樣癡愚，也能見到她此時的狼狽，此中定然也有許多慾

望，不過爲害羞所阻抑不敢表示出來，而我也不能去戰勝這個害羞的阻礙。她比我大五六歲，在我意她應該比我胆大，那麼她既不大胆來鼓勵我，當然是表示她不願我有大胆的行爲了。到現在我尙想此種論調不錯。若非不是如此，她甚聰明，豈不知對我這樣初試之人，若不假以詞色，與相當的教練，終是不能成功的。

我記不起這個啞口戲演過多少時，只記得在我無限陶醉之下，聽到與此房相連的廚房門一響，她極興奮地向我說：「起來！這是廚房娘」。我卽時起來，在她扶我的手上，我給了二個如火般熱烈的吻，在第二吻中覺得她手稍向我唇上

壓迫。自此後我再得不到有這樣的甜蜜機會。我們稚弱的愛情也就終於此了。

正因這樣愛情，這個婦人甜蜜的影子纔能在我心中久留不滅。及我愈認識世人及許多婦人後，她的豔影愈使我覺得美麗。如她稍有經驗，對待少年必定別具一種方法。可是她心雖弱，性格極正經，她的傾向是受着無意識的牽動，這似是她第一次對於丈夫不忠實，故我要戰勝她的害羞實在比我自己的更困難，雖則愛情僅終於此，而我領略這個愛情的豔麗竟是非言可喻。我在後來覺得擁抱許多女子的快樂，不如我此時二分鐘在她腳下不敢動她裙圍一下的癡迷。世上無比

可愛的正經女子更可愛，一切在她皆是驕貴的。輕輕的指勢與微微的手背向我唇的壓迫，僅此二事是她所給我的，但是使我一生已回憶不盡了。

此後二日間我極望再與她對面傾談，但永不能得到機會，她似乎表示不願意一樣。她對我仍然如前，不過更加檢點，常常將眼睛迷開，恐怕與我的碰到致於不能自持。那個店夥的糾纏愈不可開交，他常譏笑我，說我已經與女子有曖昧。我也覺得她與我已有意思，故愈加小心避免他人疑惑，以是一切舉動均極神祕不如平常的公開。我以為這樣謹慎定有希望，誰知更愈加失敗。

一種古怪的浪漫性格又加以怕羞的壓抑，使我對於那個店夥曖昧的預言實在不能實現的。我太過於愛惜婦人了，故不敢對她們有非分的希冀。無一人能比我愛婦人的情慾更利害更純淨，也無一人能比我對她們更溫柔，更忠實，與更無慾望。我願犧牲一切幸福爲我所愛的人，她的名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雖要快樂，但不敢有一點使人不安寧。故我遇一愛情的進行，須要經過許多心力，許多祕密，許多預防，卒之終至一無所成。我對女子的成績太少，緣因我對她們愛得太多了。

現當說及些這個善吹笛的店夥吧。他心內愈奸險，外面

則愈客氣。自那日他的主婦喜歡我後，即想把我引入店中用。我曉得算術，她就囑他教我管理賬簿的方法。他表示不願意，或者恐怕我奪其位置，我雖於刻畫暇時，就便代理些數目，可是他終拒絕我與他合作，諉說將教我「雙算法」，一待他的主人回來定當有大用。在他口氣中一聽就知全不是有誠意的，不過欺騙欺騙罷了。巴西拉夫人不待我答復他，就極冷淡地向他說：我是應爲她作事的；並表示我的幸運一到，定能盡力發展；末又嘆惜我的才能實在不只配做店夥。

她告訴我許多次將爲我介紹一個要人，使我有所借助，料想她的智慧也想借此離開我們的危險。我的臨口戲是在星

期四開演的，在這星期日晚餐請客，主客爲主教某君。此人甚客氣，一經她爲我介紹後，他對我表示極真摯的贊譽，並與我談及些我的小歷史，說我們有時候再詳談。及後他以手背輕輕向我頭打了二下，鼓勵我努力與正經，暇時好去訪問他。看那客人們向他的重視，可知他是極重要的人。又見他對巴西拉夫人的父執樣，聞說她是她的懺悔指導人。我又得知他的身世甚有名望，而對她的信用尤大。如我此時聰明一點，對這樣的道德引導人，我當如何羞愧將他的正經女弟子被我弄到那樣羞慚的地步呢。

食桌太小，請客太多，我與店夥另在一小桌上，但並不

會食虧，許多好菜都送來，當然全不是爲他。這樣社會甚快樂，女人們極歡娛，男子輩極得意，主婦周旋其間尤極風韻得體。到半席間門外停一轎，一人登上，便是巴西拉先生。他穿着大紅衣與金鈕，自此後，我見此紅色就討厭。這是一個人大且美的男子，姿態真不錯。他入時的行動暴躁得令人驚愕，雖然這些同桌的均屬他的友人。他妻抱他頸，執他的手，向他萬種殷勤，他毫不還禮。他向衆人行禮後，人給他食具，遂卽就食。當他人正要問及他的旅行的狀況時，他舉眼見那小桌，發出極兇厲的聲音問那個少年是誰？他妻極自然地向他說明，他問他在此宿否？人答未曾。他粗猛說道：「爲

什麼不？他既可日間在此食，就可夜間在此宿」。那主教著
開始排解。他在巴西拉夫人正色向我讚譽之後，說人不但不可
責她這種善德，並且應該贊助呢，因為此事並非那隱私可比。
他的丈夫聽此話後，狀態比較和緩，說話也較和善，但底裏
仍然狠狠。我極知他怎樣對待我，與那店夥怎樣寫信告訴
他了。

當食一完後，即時，那店夥受他主人的命令表示勝利將我
驅逐，他並且加上許多難堪的詞色。我無言而出，但心中
煩悶不堪，大部份不是為與這個可愛的女人離開，而是為她
這樣留在此間受了這個粗莽的丈夫的摧殘。為丈夫的防禦其

妻不正經，也或有理。但她雖則是極賢明與好教育；究竟她是意大利女子，這是說她是善感動與喜歡報仇的人，他不應如此待她，使她竟去實行他所恐懼的事情。

這就是我頭一遭的奇緣，我再經過此條街二三回，但所要見的她，不知何處去，而惟碰到那我所不願見的他與那個店夥，這個店夥竟用了種種威嚇的表示。我覺得人既如此監視，就不免勇氣全消，不肯再去冒險。我要想去謁見那主教的，可惜我不知他的姓名。不久，他事糾纏我再記不起巴西拉的韻事，連一概美女子也不能使我動情。

這回調情的實益，還在算是她增加了我些服裝。她謹慎

到不敢使我排場，只求我的潔淨。我素來的服裝，本也是極簡單的。從日內瓦穿來的外衣尚好，她只加給我一頂帽及一些內衣。我並無袖套，極願她給我，但她以為求於乾淨起見，寧可勿帶上袖套，我在她前自然也惟在一味求乾淨以悅其意。

在此遭失敗後不久，那個與我表同情的旅店主婦，說已為我尋到一個位置，有一個身分的夫人要見我一面。一聽及此，我以為第一等奇緣來到，因為此時我一心一意只在這些機會着想而已，但這回實在不副我的所望。一個用人來帶我與那夫人見面，她考問我，試驗我，尚稱合格，即行工作。

我的地位不是嬖倖乃是用人。我穿上用人的服裝不過比他們少了一些銅扣子，因服裝上無特別標識，看去好似有錢人的裝束一樣。這就是我所盼望得到奇緣的新職位。

我所入的家是衛西麗公爵夫人，她乃寡婦，又無子女；丈夫爲北意籍；我初以爲她是法籍，因意大利人斷不會說那樣好法國話。中年紀人，有貴族貌，她有甚美的思想，嗜好法國文學而極內行。她寫作極多，都是法文。所寫的信極有謝米耶夫人的神情，有些文字真辨別不出誰來。我的主要工作，是她口念我寫，這個使我極喜歡。她因患奶癰，自己已不能寫了。

衛西麗夫人不但聰明而且強毅與勇氣。我跟隨她到最末了的喘息，見她自痛苦至於死亡之時，永未表示過一點的懦弱與乞憐；永未越出她婦人的忍德與和氣。她雖不知什麼是哲學家——尤其是現時時髦的哲學家，但她確是真的哲學家。她太強毅了未免陷於枯燥，對人對己未免缺乏情感；她如施捨，不過是看施捨本身為善德，不是悲憫他人困苦而為的。我在她三個月的工作裏，當然不喜歡她的那樣不情。她對我照理當表同情，因為時時刻刻一塊同工作而且她知道她死後我是無倚靠的人；但究竟，或者因她以我不配特別的照顧，或者一班人纏到她無心念及我，終之我沒得到她一點的

恩惠。

初時，她也要知道我一些希奇的小史。她有時考問我，極喜歡我那封寫給滑浪夫人的信，並喜歡聽我告訴她怎樣的情感，但她並不以我的情感爲可重，她也永未表示她的情感。我心情極願向外擴張，當其得到一個同情時。她的枯燥冷淡的考問，於我所答的不置可否，使我實不能信託她。當人對我所說的，不加是非，我常是極怕的，此時我惟不開口罷了。自後我觀察得這樣冷淡的考問乃是自以爲有才能的婦人所具有的普通脾氣，她們以爲自己的心情毫不表示，正可透澈別人的心情，殊不和他人因此也無勇氣敢來表白呢。一個

人被人考問，必定起了戒心，以爲人必定探求他的祕密，他於是不得不說假話，或閉口不言，或太過檢點自己，以爲寧可做傻子，但不願爲他人作傀儡。故最不好的方法是要知他的心情而先將自己的藏隱起來。

衛西麗夫人對我永未表示一回親熱，可憐，與善意。她冷淡的考問我，我極謹慎的答覆她。我太恐怕了，以致不能好好答覆，遂使她終以我說的太平常而起討厭，及後，她永不問我，惟有與我談及工作而已。她只以她的事爲主，並不判斷我的才能如何。她既然以用人待我，我也無法避免她這樣的看待了。

我的一生既然聽利益的神所簸弄，使我由此更不喜歡用手段以取得利益。衛西麗夫人無子，她的承繼人爲其姪拉碌公爵，他對她極盡慇懃。此外，她的管事人見她快死，爭求恩寵，以得遺囑，這些人麻煩到她無心眷顧我。她的重要管事人是羅爾，只甚能幹，其妻比他更能幹，她得主婦的寵惜，幾同於女朋友。其姪女潘大小姐承她囑咐也來伺候主婦，她有的是一張小嘴，樣子完全是管事婆，幫助她嫡母包攬一切，使她主婦只有以他們的眼是視，她們的指是使。我當然無幸福能與這三個管事者合得來。我對他們服從，但不能服事他們。我以爲除服事女主人外，不應再去服事這些服事她的人。

。他們見到我也不是服事人者，又恐怕女主人眷顧我，致他們減少利益；因爲這些人只知利益不知公道，以爲他人得益，就是他們的損失，於是他們聚起來排斥我。她本喜寫信，他們則請醫生來纏她，並說這寫信是太苦的事情不應做的。諛說我不能來，就僱了二個轎夫來扛她出去。當她立遺囑時，他們不准我入其門至於八日，過此才准我照常進來。但我來此極懇勸，爲的是這個可憐的婦人的痛苦使我極表同情；而見她忍受痛苦的勇氣又使我對她極恭敬與親愛。我不知多少回避開了別人眼光，在私下裏爲她流了多少淚。

終於使我們遺失她去了。我見她最末刻的掙扎。她生時

是有智慧與勇氣，她死時又是賢哲的行爲。因她的盡職與嚴肅，使我敬重基督教的訓練。她生來當然也是正經的。在她病沉重的時候，她仍然喜笑如平時，或者她不能不勉強喜笑以減少她的悲哀。及到最末之二日，她才不肯起床，但照常與人交際，毫無憤激之氣。到後，她已不開口，與死神正在掙持中，致放了一個大屁，竟使她反轉身來說：「好！婦人放屁者定不會死」。這就是她最後的一句話。

在她遺囑中，每個用人得有一年工資，至於我因不在府睡，分文全無。可是拉碌公爵特給我三十佛郎，並允保存我身上所穿的新衣服，而爲那管專所要剝去的。公爵尚許我代

尋位置，叫我去看他。我會去二三回，並未談話。我極易受挫折，隨後就不再去了。請看下文，就可見到我的疎慢不對。

關於衛西麗夫人家的事情，我尙有些未說出呵！外面看去似無事情，但我出來比入去不那樣乾淨。一個永久不滅的罪惡與懊悔，使我四十年來，良心上的傷痕尙未痊復，一到老來更愈覺得嚴重。誰能信這個小孩的過失到後頭竟有那樣的苦痛？牠使我老年的心竟到無法可以安慰。我的罪惡就是使一個可愛可敬而或者比我更好的女子陷於慘痛及說謊而或至於死亡呵。

本來在大家庭間，誰能免於一些損失，但家中有那些好

管事如他們三人者當然連賸骨殘菓也不會遺漏。話說潘大姐不見了一條紅色而已舊的彩帶。本來許多物都在我的掌握中，但我只偷了這件，偷後也不關心，自然易於發現。人問我從何處得來。我極狼狽，口也凝滯說不出，及末，紅着臉說這是瑪麗紅給我的。瑪麗紅姐乃衛西麗夫人的廚娘，做了一手好湯菜。她不但美麗，只那新鮮的顏色惟有於山中女子才可得到，况兼她的溫柔與謙恭，人一見她未有不起愛惜的。她又是好人，明白，忠心無比。當我指出她時，人極駭疑。她的信用當然比我大，所以人們實在要知道我們誰是偷竊者。在一羣人中間，拉祿公爵也在其內。她來了，人給她看

彩帶；我冤告她；她聲息不動，啞口無言，僅視我一眼，我野蠻的心肝竟愈放肆，一口咬定；她終不能不否認，狀極鎮定，但毫無怒容；她懇求我自己好好想，不要冤枉一個清白的女子，她向來與我本無仇怨的；我一方面，仍然極無廉恥地硬說實在是她給我的那彩帶。可憐的少女不覺哭起來，僅向我說這話：「呵！盧騷，我以為你是一個好人。你竟使我這樣可憐，但我實在不願在你的位置」。她仍極力否認，狀雖嚴重，但極客氣，對於我更無怒罵之容。這樣溫和，一比我的強硬口氣，她當然不免於失敗。我這方面惡鬼般的兇暴，她方面更愈表示出仙女般的溫和。究竟是誰的罪？到此人

又信我比她更大了。在這樣喪家混亂事務中，自然人們無暇去深究其底蘊；拉碌公爵只有將我們二人一齊辭退；只說良心的懲罰，值得實在的刑罰。他的話實在不虛發，我良心上的懲罰，實在永遠無止期。

我不知那被誣女子怎樣生活，大都是不能容易得到一個好位置的。她的名譽污點太多：這雖小竊，但終是盜，但比盜更其利害的乃有一個誘惑青年的嫌疑；此外，又犯上了撒謊，圖賴，一切下等的行為俱全。我不知她怎麼逃過這個危險關頭，誰能保管在這樣幼稚年齡，爲此醜事，不去墮落到別種事情去？只要這個使她受「苦難」的懊悔已經使我難受

了，况且，我所累她的還不止這一件事呢！

這個殘忍的回憶，有時使我不安寧，有時使我到不能安眠，好似她的受罪事情如在昨天發生一樣。當我在順境時尙不覺察，一到我失意時，他就來襲擊使我不能得到慰藉。我在別書上曾說到「懊悔，在勝利時睡眠，在失敗時翻跳」。其實我永久未曾向一位友人說及此事借以爲自己慰藉，雖對滑浪夫人也未談到。我只向人說及我做過一件不堪的事，但終未說過是什麼事情。這樣重担常常迫在我心頭。爲稍放鬆這個重壓起見，也是使我來寫懺悔錄的一個原因。

我今來寫些對於此事的辯護話，不是爲減少我的罪過，

乃爲實現對於讀者表出我的內心與真事實的計劃，以副此書的宗旨而已。這件事實當然爲我生平最大的殘忍；但我如此冤枉她者，說來真奇怪，我對她的愛情實在爲此中的原因。這個愛情常存在我心中，無論何事，一到我手，我就要拿去向她表示了，我誣說她偷彩帶，因爲我實在要偷給她的。當我見她來時，我心已碎，但在大庭廣衆之中，阻止我承認說謊的機會。我不怕罰，只怕害羞，害羞使我比死刑，罪惡，與全世界難堪的事情都覺難以承當。在這樣羣衆監視之下，我羞得幾要鑽入地中去，這個羞慚，使我不顧一切，使我去誣贖人；當我愈成爲罪人的可能，我愈抗辯我不是這樣人；

而竟使我成爲不可阻遏的強橫。我所怕的，在衆人之前，我竟自認是盜賊，撒謊，誣蔑，一氣周全。這樣驚慌，將我常態全行推翻。如若人將我好好位置，我當即承認一切。假如拉碌先生將我一人拉到一處，並向我說：「不要傷害這個可憐的女子吧！如有罪，照實承認吧！」我敢斷定我必即時跪在他的腳下服罪。可惜人不以此鼓勵我，而惟從我難受處來摧殘。年紀一事也與此事有些關係。我出了小孩期未遠，可以說仍是小孩。少年真正的罪惡，當然不可寬恕，但少年人的弱點，實爲事勢所必有，至於我此時，實在有少年人的弱點呵。至於這個可怕的紀念，不在罪惡本身，而在犯者自

己的行爲，這個使我後來終身對於一切罪惡極爲謹慎不敢去犯，而對於說謊也因此大有戒心，四十年來我的忠實與人格，雖使我受了千苦萬難也不改操，想也足以補救此遭的罪惡了。料想瑪麗紅姐也可以寬慰她的冤枉，這已經在我後來不敢爲非一層上，得到她的報復了。這是我對此事中所要說的，尙望讀者恕我以後不再多贅了。

（第二書完）

盧騷懺悔錄

張競生譯

第三書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從盧騷十六歲起，時間與第二書相同——譯者)

從衛西麗夫人家出後，我又轉向舊時旅店住，在此五六星期間，健康的身體，年少的血氣，及空閒的時光，使我脾氣變壞。在焦燥，傲慢，與癡迷之中，我哭泣，嘆息，與不知要求什麼幸福而為我所覺得欠缺的，這樣狀態實在不能用。

語言形容得出，別人也極少能領略此中的滋味。因爲在大多數的少年生活中，通常是煩悶與快樂參半，但苟能陶醉於肉慾之內就滿足了。可是我所熱望於少女與婦人的，不是如俗人所要求，另外有一種奇異的夢想，而毫無實質的希冀；這樣使我性感的痛苦格外不易消滅，但其幸福也就在這個夢想而不易於實現之中。此時若有人如先前膠東小姐對我的熱情，我似極願將全生命博得她一刻的歡悞。但這個孩童時的狂態，到如今年紀漸大，不願做壞事的良心又加強，羞恥也愈來愈利害，使我再不敢去重做一遭。自從此時起到後來，我雖然對女人有所表示，但當她們情願酬答時，我爲羞恥心所

約束，至於不敢有再進一步的要求，縱然知道這樣調情非有意於實行，不過口頭兒玩玩吧了。

在此時期，我的衝動激烈到因不能滿足慾望而至於表示出那些奇怪的行爲。我喜歡在幽徑暗道中遠遠對着女人表示那似要與她們親近的樣子。她們所見的不是那把猥褻的物件，此物的表示在我連想也未想到。我所表示的是那些奇怪的傻樣，奇怪到非筆墨所能形容出來。實在說，這個離實行的狀態也不過一步而已。若我大胆繼續做，勢必得到意外的報酬。果然，這樣頑狂終於不免得到一個可笑與可悲的教訓，於我實不見得可賀者。

一天，我尋到一個曲院的深處，院中有井爲婦人輩取水之所。在這個深處有一下路引到那些四通八達的暗窟中。我下窟去見其黑暗小徑長遠似無盡頭；自爲如被迫時，可以逃入避難，定免被人所獲。把握既有，我就向那些取水女子做出那可笑不是可愛的醜態。賢明的女子們裝做不見；有些以爲笑樂；有些則見得甚恥辱，罵聲與叫救聲四出飛揚。我卽避入窟內，別人隨後跟來。忽聞有一男人聲音，這是我不及料而使我極驚惶的；我不願危險，只向暗中攢去；叫嚷與談論的聲響，及男子音，永久躡踪追來；我也繼續再進不已，自以爲仍然是暗道，殊知光明在我眼前，更加使我着急；終

於猛撲進去，不幸一牆阻住去路，走頭無門，惟有待命，一瞬間，我已被人趕到，竟被了一個戴大帽佩腰刀的大鬍子所拿住，幫手的尙有四五個老婦人均執帚柄在旁咆哮。我認識了其中的一個精悍女冤家便是去出首我者，想她要來與我認識認識一面了。

帶腰刀的男子堅執我腕，嚴厲考問我在此所作何事。我事前毫無預備，但於勢又不能不答，只好硬着頭皮想出一個小說的方式去對付，結果得了大大的成功。我先懇求他們恕我年幼無知，繼說我是一個有身分的外國少年，頭腦有些變態，新從家中跑出來，因為家人要監禁我，如他們拿我去出

着，我必定遭殃；末再懇求他們放我，後日定當報酬大恩情。一再解釋之後，我的言詞及狀態得了效力。可怕的鬚子極表同情，向我稍爲申飭後，好好放我去，並無別種爲難。觀察她們老的少的對他釋放我的神色不悅，若無這個我先前以爲最可怕的人出來，我定不能這樣便宜。她們羣雌粥粥不服，在我毫不以爲意；因爲利刀與鬚子既不來干預，以我這樣矯捷，大髮針與大帚柄也就無能爲力了。

幾日後，偶在街上我與鄰居某教士同行，不意碰着那個佩刀的人，他認得我，並裝做我的聲音說：「我是親王，我是親王；至於我，我是傻子；可是極望王爺不要再來！」他

再不說什麼，我則低頭而過，料想他必被那些老婦人所罵爲太老實無用者，故此時有這樣口氣；但我心中極感謝他守秘密。雖然他生長於北意大利，終究是一個好人，我一想及他，未曾不起感激；因爲這件事充其量不過可以取笑而已，但在他人也可以借此敗壞我的名聲。這次的浪蕩被了教訓之後，使我不敢再做一遭，並使我做了極久的好人。

當我服務西麗夫人時，又認識了好幾人，此中有薩窪野、教士居莫先生者，乃瑪侯爵的小孩教師，我常與他往來，他尙少年，不甚知名，但極有常性，道德與賢明，爲我相識中最正直的一人。我親近他不是爲利益，而且他連爲我介紹

給他人也不能爲力的，但我終身受他益比什麼都大，他給我的是真正的道德與合理的格言。我的傾向與觀念向來不是太高，便是太低，不是亞西兒（勇士），便是狄西特（懦夫），不是英雄，便是小人。居莫先生把我放在我的位置，使我認識自己，不要誇張也不要自棄。他贊譽我的性格與才能，可是他說此中有許多阻礙不能因以爲利的，故依他的判斷，這樣性格與才能於我不能取得富貴，祇能使我有得生活而已。他給我一張真正的人生圖解，說明我的人生觀完全是錯；他指示我在逆運之下，如我果是智慧之士，尙能保存幸福與相當的成功；他說，惟有智慧之士纔有幸福，智慧乃是一切

之母。他減少我對於大人物的重視，爲我證明凡治人者不會比那被治者多智慧與幸福。他又給我一個永久不忘的警語，即：「如各人能夠看透別人的內心，則必有許多人情願降低，不願攀高」。這句話在我三思之後愈見其中實有至理，並非荒唐，牠給我終身應用不盡，使我常常以自己的地位爲滿足不至於外求。他又給我正直的原理，我的糊塗天才先前已經將牠看偏了。他警惕我說太高的道德於社會不大有用；凡太求高的，跌落也容易；凡細小的責任，若能常做得好，與大英雄所做的大功業同爲一樣的難能；他結論說凡名譽與幸福纔是值得，能得世人長久的欽敬比受羣衆一時的歡迎更值

得萬分可貴重。

要求實踐先當明白其原理，因先前「改教所」的影響到我此時的生活，當然引起我們談及了宗教的問題。他對宗教的主張，我已在野美兒書內用薩窪野教士之名說過了，事實上他因有所顧忌並未說過這樣顯明，但大綱上，意見上，主張上大都相同，他並勸我回國，也與野美兒中所主張的理由同樣。總之，這個談話不必在此再來一遭，他的教訓初時於我雖無大影響，但已深深給我一個新道德及新宗教的根苗，只待後來更親愛的手來栽培就能得到那好的結果了。（盧騷在野美兒所說的乃是一種「自然的宗教」——譯者）

雖然是我對他的指示不會即時起信仰，但極爲感動，這樣會話，不但不使我討厭，而且他的清爽簡明，尤其是從內心的情感表現出來使我滿心極暢快。我有的是一個親愛的心靈，所輸誠的不是對那班有實力能給我資產的人，而是那班肯與我同情者，故我認一人可以相與時，常常不至於錯誤。我對居莫先生極爲親敬，似爲他的門徒一樣，這個於我在這一個偷閒而將傾陷於非爲的生活的救援尤覺得其功勞之大。

一日無意中，拉碌侯爵召我去。因爲去了好多次不得談話，我已生討厭不再往了，我以爲他已忘記我，或對我不好，殊不知乃大謬不然。他極念得起我對他孀母的盡力。他接待

我極好，並向我說爲我尋一位置，但不是敷衍了事可比；繼說此事如果成功，只要我努力定能成爲有希望的人物；後來談及此間要去的地方門閥甚高，不用旁的援助已能使我成功，雖然初去不過是用人的位置，假如人以我的情感與行爲實在超出用人之上，不久定不如此待我。在這末段的談話使我在前半截所聽的大希望受了極慘酷的打擊，我自己心中說：「什麼！常是用人！」繼見他的神色有把握，我自己也就忖度斷不會久在人下了。

他介紹我到古翁侯爵家，主人是王后的侍衛。老人貴重的丰采比他的優待使我更加感受。他審問我極親熱，我答復

他極誠實。他告訴拉碎侯爵說我樣子很可愛，似乎聰明，但求在後來他的預料不錯就好了。後轉向我說：「我的小孩，凡事起頭難，你的似乎比較容易。謹守規矩，使此間人都喜悅你，這就是你的獨一工作；此外，再加努力，人就要來提攜你了。」即時他爲我介紹給他的媳婦與他兒子古翁主教認識。這樣款待可以見到不是對待一個用人的。事實上，人也不以此待我。我有辦事桌子，也不用穿用人服裝，他的孫子少年淘氣要我坐在他的車後跟隨出外。老人不肯允許，說僅許在家內幫忙，外頭一概不用管。雖然在用膳時，我在桌傍招呼，全似服事人一樣，不過極隨便，不用緊認定誰是我的主

人。除了一些信件人唸我寫，及爲他孫子剪紙做影子外，一概都任我自由作事。這個偷閒，本可含有大危險在裏頭，因爲少年無事做，可以得了許多的歹事發生。

幸而歹事不至於生出來，因我仍常到居莫先生家得了許多好教訓。他人不知以爲我有什麼祕密行爲，誰知他暗中引導我到極善良的地位呢。起始，我極謹慎，努力，懇勤，熱誠，盡人皆歡喜。居莫先生警告我不必如此太賣力，恐怕後來不繼。他向我說：「人所望於你的起點不過能守規矩就好了；最要是往後比前更努力，至少也不可比前頹放。」

到此，人終未試驗過我的才能，雖然老主人有意而未實

行，最多也只認我有些天資吧了。况兼事務紛至疊來，使人也不能顧及我。主人有子方爲維也納公使，近因宮庭中的變故，他們恐他不免有些波及，遂使家中憂悶了好些日子。可是我仍然努力盡我的職務。一直到下頭那一樁事件發生，我的責任始見有些放鬆，但這使我有益的，是心猿不至於外騖呵。

主人有孫女白勒小姐，年紀與我略相當，姿態好，稍美麗，極白皙，頭髮黑得可鑑，皮肉雖稍紅暈，但溫和的神情襯在雪粉色的臉上，這雪粉色，於我具有特別吸引力，每一見及，終難免於不心動的。此時宮裝極宜於少女的打扮，顯

得她腰子窄，出落得她奶部及肩膀分外清麗，所穿黑色孝裝，又襯托了她的肉色更光輝。人說這些豈是一個用人所應看的。我錯，或者，但我不只自己看到，而且廚夫與房傭在我們會食時也屢說到，其猥褻的言詞使我爲她難過。可是我斷不以此向她有所癡愛，我知我的地位，也不想越出我的地位，我所要的只在看她姿容，尤其是在她的妙語中領賞她靈心，妙感，及真正的表現就夠了。我的奢望只求在能夠服事她，盡我用人的本分去服事她。當用膳時，我常設法怎樣能夠去表出我服務的精神。如她用人一時離開，人見我即刻坐在他的椅上。除此，我常對她面立，表示我的懇懃，觀察她眼

中所要求，偵視她何時要換盤碟。我這樣努力，自以爲必值得她一顧，一指令，一句話，不！她終未有向我一點表示。我在她眼中直等於無物，她且不知有我站在她面前那件事。偶有一回，她的兄弟在桌上對我說些太不客氣的話，我答覆他極微妙，使她不免有所感動向我丟一眼箭，這一瞬間的恩典，使我已快樂不盡了。翼日，機會又來，她給我第二次的眼箭，使我更享用不盡。這是晚間的大請客，廚夫佩劍和戴帽以進菜，這個排場已使我極新奇。在席間，偶而談及本家寫在牆氈上的「闕誌」：「Tel hert qui ne tue pas」這句標語，那些北意人當然不深通法國文，有些人竟說：「Hert」錯寫多一

備 t。

老主人正待答覆，他見我微笑似有所言，遂命我代說，我遂說 t 字不是多寫的。"Fier" 一字乃是老法文不是從 "Fier" 來，牠不是解釋爲驕傲，恐嚇；但從 "Fier" 動字轉來，乃含有鞭打及傷害的意義。故誌上，不是說「誰驕傲，誰不會殺人」；乃應說爲：「誰鞭打，誰不會殺人」。

全桌之人看我後相向無言，驚愕之狀得未曾有。而使我最快者乃見白勒小姐神情上感覺滿足。此人先前那樣鄙視我而今更肯向我丟了第二次眼箭，這次比頭一回的價值又是加無減的。她繼轉眼睛向她大父似怨他何以遲遲不贊譽我

的樣子。他大父確實大贊我一番，而使全桌之人共同拍掌。這個時間雖短於我實覺萬般快樂。這也算代爲在低賤的地位者報復，而使有才能者得了應當的酬勞了。幾分鐘後，白勒小姐舉眼向我極羞怯而且極嬌愛說爲她倒水飲。我自然求之不得，及近她時，我手極顫動至於把她的杯盛得太滿致於水流及其食巾與衣服。她的兄弟極淘氣地問我爲何這樣手顫，這個問話使我更難爲情，而白勒小姐的羞紅已漲到眼睛內的白球矣。

這個小說做到此已完，人可見我此回，與巴西拉夫人，及後來許多回一樣，我於愛情的幸福實在極少得到的。我雖

在她的母親客廳上行走，但永未再受白勒小姐一次的眷顧。她出入時未會視我一眼，我也不敢對她正視一回。有一日她於行過時丟落手套，這個本可給我向她一個表示的機會，但我怕羞到不敢離出坐位，而讓一個粗莽的用人去拾起，在我心中又怒他與我爭寵，似要將他殺却一樣。尤使我更加怕怯的是永未曾得到她的母親的歡心。她永未叫我做事，也不承受我的慇懃。曾已二回，她經過此客廳極冷淡地問我此間有何事可做。我不得已惟有退出此地，初雖未免極抱歉，但不久而有別種消遣，遂也不再記起了。

這個失敗的安慰，乃在得到老主人的重視。他常常眷顧

我呢。在那晚晚餐後，他與我談了半句鐘，狀似極歡悅，在我更加愉快。這個好老人本極聰明，雖無衛西麗夫人那樣巧心靈，但比她有情感，所以我在他的成績也比較為佳。他使我跟隨他兒子古汪掌教。他兒子實在也愛我，若我能好好乘機會，他於我實在有益而能使我成為一個有身分的人。翼日一早，我依命往見古汪掌教。他不以我為用人，使我坐在他的火旁，並極親愛地考問我。他見到我的教育，一切均有根基，但都無所成就。知道了我的拉丁文尤極粗淺，遂從這方面的深造處下工夫。自隔日起，每晨我到他那邊受教誨。如此又形成了一個極奇怪的現象為我生平所素常見到者；在同

一時，我的地位一邊高來一邊低。我在此家一邊爲用人，一邊又爲弟子；在我奴隸的地位中，我又得了一個可教皇子資格的人作老師。

古汪掌教，因爲家中預備他做大主教故使他的教育極高深。他在仙娜大學住了好幾年，專門研究清潔宗的學派。這個宗教學說使他討厭，而轉攻文學，這也是意大利的大主教預備者所常見到的事情。他喜詩，自己也作些稍好的拉丁文及意文的詩句；總之他極能助成我的文學嗜好，使我好好養成爲一個文人。或因我的多言致使他誤會我的程度稍高，或因他厭惡初等拉丁文，他起手教我繙譯菲特的寓言後，不久

就使我讀了微文兒的詩集，這使我完全聽不懂的。我此後也繼續學拉丁文而終不能了解。但我盡力用功，他對待我的善意，使我終身感念，每晨大半時光，我受他教，並爲他抄寫。他唸我寫的工作比我自已學的更得益。因此，我學得好意文，喜歡文學，而且識得去判斷好作品，使我後來自己用功時，才知得到此時的利益實在不少。

在此時候，我心毫無他想，一味以達到向上爲目的。掌教先生極喜歡我，逢人稱道。他父親喜歡我到聞說已向其君王說及。白勒小姐的母親也不如先前的饜視神氣。我成了一家人的寵伴，而引起一班用人的嫉忌。他們見我得了主子的

眷顧，不過幾時就非他們所能齊等平觀了。

聞說此家之人所以對我如此厚待者，因為他們意在養成公使或國務大臣的家風，故極願有一個才能之士以爲之用。主人深謀遠慮固極可敬，至於好士之心尤爲可佩，不過我當時確未見及此，而且我實在不慣這樣長期束縛的生活。我所尋求的福利是要從奇遇得來的才覺可貴。此間既得不到女子的憐愛，其餘一切於我均覺煩悶無味而且也未免曠時彌久。本來，尋求福利的方法，最好是不要女子參加，女子的擁護終不如世人的同情，可惜此時，我不知這個道理。

一切均順利，我受試驗的時期已過，一切都視我爲最

有希望的青年。可是我的前途不是他人所能爲力的，另有別種門徑引我去進行，我確實有我自己的道路啊，這是我個人特別的性格應該於下無諱地來申說一番。

在杜蘭雖有許多改教的同學，但我與他們毫無感情，又並無與別人相往來。只有幾個故鄉人認識，其中有莫沙先生者與我尙有點親誼。他業細畫，一日又與一個在日內瓦同爲學徒的巴客君來談。巴客君少年滑稽，使人喜悅，忽然間使我喜歡他至於不能離開。他不久就要回日內瓦，我覺得失他，事甚重大。於未行前，我同他更不肯一刻分散。人阻止他來看我，我就逃出門外去看他，人警戒我，我並不怕，人嚇

辭我職，這個威嚇使我更覺得與巴客一同旅行的愉快。這個愉快的增加乃在我不想回日內瓦，而想往見滑浪夫人。我想到旅行時那些山嶺，田園，樹林，水泉，鄉村，繼續不盡的快感，使我一生葬埋於此也值得。前時來此的回憶，又使我再想嘗一遭。既得了獨立的自由，又得與一個同年紀的同伴，同樣嗜好與同樣脾氣，毫無約束，無責任，無禁忌，一任興之所之。若比我今日所盼望的前途遙遠無定，也無把握，我一想及，以爲必是瘋子纔肯將我這樣少年自由快樂的一刻鐘與那樣未來而不可知的命運相交換。

我既這樣存心，更願做到使人非逐我不可，這個當然極

容易做到的。一晚當我回時，管家來告老主人已辭我職。這固爲我所求而不得者。我固知自己不對，但尙諉說這個會客是我必要的行爲而埋怨他們無理的干涉。管事並說明早於未行前須往與家主孫子一談，我雖遵命而往，但我已成見在胸，毫無改竊的可能。管家在我們會見後，給我些錢，這次我極食虧，因爲人不照用人工資而給呢。

主人孫子雖少年淘氣，但此回對我甚客氣與說得極有理呵。他激動我對於其叔父善意的感情與其大父的善德。末則，警告我的前途危險，惟有離開那個少年的引誘才可得到我和平的生活。

我雖此時怎樣昏頭腦，但老主人的善意，他總不說，我豈不知，然此不能敵過我旅行時愉快的野心。我已失了本性了，故我表示出極決心，極冷淡，極驕傲，極不情地說人既辭我聘，我當承受，不必反復，無論如何危險，我終不留在一個人家再來第二次的驅逐。這個少年聽了甚憤怒：罵了許多我應得的話，從我肩背推出門外，在我後跟關上了門。我則喜歡得到勝利如打勝仗一樣，又恐怕再受第二遭的留難，故連古汪掌教處也未曾去謝他恩意。

要知我此時的狂態到如何地步，則可從一點極小的事情而引起我無窮的熱念，與向着毫無意味的事件而誤認以為極

大的希望諸端上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極離奇，極幼稚，與極癡狂的計劃，來增加我的奢望以爲可以借牠成功的。誰能信我這一個十九歲的人竟是希望靠仗一個空瓶以爲生活的傻子？請你們好好來聽吧。

數星期前，古汪掌教會給我一個噴水器，器甚美麗，使我愛不釋手。我與智囊巴客商量攜帶此器，旅行各地，不怕無人招待。世界上事那有一件比此器更稀奇？這使我們信牠實在是一件奇貨可居了。我們相信到各鄉村去，聚築一班鄉下人來看此器，則盛饌與歡迎當源源不竭。我們以爲他們歡迎者何所顧惜，如他們不願這樣對待，適見其吝嗇可鄙而已。

。只要我們肺中吹氣和器內出水，到處都可得到酒肉與女人的交換。我們因此可以免費而徧遊比孟，薩窪，法國，如此繼續遊歷全世界也不難。計劃既定，我們不想從亞兒坡山過，而向北一路取程。

一七三一——一七三二——這就是我出征的計劃，毫無懊悔地與我的恩人，教師，學問，及有把握的前程一切別離，而再去做流氓的生活。別矣京都，別矣皇室，奢望，野心，愛情，美人，及一切我去年所希望得到的事情。惟有噴水器與我友巴客及些少的旅費伴我同行，而使我從新希望在這種流氓式的興趣中去求得一些大計劃的實現。

這回旅行的快樂一如所料，但稍稍有不同；噴水器雖能使店中主婦及其女傭聚視而快樂，但食住之費仍然要出。我們並不以此爲意，以爲待錢完時，把戲纔見功效。一個意外的危險，使我們連玩把戲的困苦也豁免，那噴水器已在巴拉曼地方損壞了。這也正好時候，我們口雖不敢說但心內已覺這件器使我們麻煩夠了。這個損失並不使我們減少遊興，也並不以衣敝鞋穿爲念，一路上仍然是喜氣融融。但因錢袋空虛的警告，使我決定取一個速到目的地的路途。

到山北里，使我起了悵惘，不是悵惘我過去的非爲，過去的事，極少使我顧及的；乃是在想滑浪夫人怎樣接待我。

我看她家是父家一樣，當我入古汪家時曾寫信告知。她答信獎譽我，並給我許多的好教訓，教我應好好報答恩人。她看我的幸運已到，只要我自己不去摧殘。今日見我在此狀態，她將何以爲情？我固不怕她揮我出諸門外，但我所怕的是她對我的憂愁與其埋怨，這些比使我失所更爲難受。我決定無論如何她對待我，我只有忍氣耐受，使她不至動怒。我在此時、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可以倚靠，使她對我不快，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同時我又極掛心那個同伴，我當然不願重累她，但排脫他似不容易。我爲先事預防起見，故在這個最末後的日子，

對他表示極冷淡，他也明白，他本不是傻子的；我又恐他埋怨我的反常，我的判斷竟錯，他對我毫不埋怨。一入安娜西城脚步尙未停時他向我說：「你已到家了」。他吻我後，向我道別，轉眼遂不見踪。以後永未聽見他的消息。我們相好至別離僅有六星期，但我受其累可說直到遙遠無窮期。

將到滑浪夫人家時，我心異樣跳動。雙腳震慄，面前一陣黑影朦住，眼不能見，耳不能聞，有人不能識別，逼得我三步一停，努力呼吸，恢復知覺。這是爲求人資助生活而使我至於此嗎？在我這樣年紀，餓死觀念使我如此驚怕嗎？不，不；我說真話，與驕傲地說，在我一生中，永久未爲生活

的欠缺而使我困苦與憂心。當悲運來時，迫我無住與無食，我仍然是如盛運時的眼光一樣看去。於必要時，我可行乞或盜竊，但斷不會使我向金錢乞憐。我的悲哀與痛哭的多，固非世人所可比，但貧窮與其顧慮永未使我嘆一回氣與墮一點淚。我的心靈以爲樂與苦皆在錢財之外。往往當財富已足時，我始覺得天下至苦的事在當頭。

一見滑浪夫人的神色，即時使我歸於鎮定，一聽她的聲音，使我滿身感到爽快，即時極迅速地跪在她的腳下，熱烈地親吻她的手。在她呢，我不知是否知道我的消息，但見她並無驚異及悲憂之色。

「可憐的小孩！她極溫柔向我這樣說，你已再來！我知你太少做此旅行，我現極安心，你尙不至於難爲」。隨後，她問我近狀，我極忠實地擇要告訴她知，中間被我刪去幾件，其餘極詳盡地說出，並且自己認錯。

現當談及我的住居問題。當她與女傭商量時，我連呼吸也不敢。當聽到把我住在她家的消息時，我的歡喜幾不能自持。看及我的行旅搬入室中，恍惚如聖本得安其椅坐近他的情人的同樣恩寵。更使我喜歡的是在得知這個待遇不是暫時乃屬永久的。在她以爲我心神注意他事不會聽到她的話時，忽聽見她向家人說：「人言如何則如何；既然命運之神使他

再來，我決定不使他流落」。

我安然在此居住了。此時仍然不能算爲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但已經在前進預備中了。人類情感的享用乃屬於自然所賦予，也可說是與生命俱來的。不過不逢其環境，則也無從而發展。機會不來，則其人縱然生得有好情感，然而有至於老死，尙不知情感爲何物者，這正我自生以來到此時的情狀呵。如我不逢滑浪夫人或遇着了而未會與她長久一塊，使我不得親藉其人與領略其溫柔的啓示，則我也恐至於老死而不知情感的一回事了。我敢說凡只能得到性愛者，斷不能得到情感的真正妙諦。真正情感的快樂，雖與性愛有關，但實

則爲二事。牠也不是友情可比，牠比友情更加美妙與溫柔。牠實在也不能在同性中的友情求得出來。若論對於同性友情之深無過於我，但我永未覺到這個情感同樣的滋味。這個情感是什麼？看後自知。所謂情感一物，惟有從其表示的結果上纔能見到呢。

她住在一間舊屋，但極寬闊，尙贖下一間房子空着，這間房子就是我的新居。此房位於小徑之上，乃我們初次見面之地，我前已言及矣。舉目一望，在小溪與花園之外尙有廣大的田園。這個現象於我少年人永久不肯輕輕放過的。自從堡塞以來，這是第一次在我窗前見到綠疇。往常住在街內，眼所見的只有屋頂與路上灰泥。今一見此我的快感又安可支

！我的情感由此自然更加溫柔。在這個可愛的風景上我更感
謝女主人的恩典不淺。這似是地專爲我安置，使我得到安詳
從容在她左右領賞她的香澤與名花同美草的美感一氣氤氳。
她的風韻，與春光的明媚，也一味無間地全都入我眼簾。我
心被壓迫到今，得了這樣寬的房間與綠野，起始充分地能夠
自由放出我鬱悶之氣。

滑浪夫人之家自然不及那個杜蘭公爵的華麗，但牠的潔
淨，與肅靜遠非那些奢侈所能及。雖然桌上極少銀器美皿，
廚內缺乏野貨與外國酒，但此二處皆充滿了普通的物件以爲
他人之用，而在盃中有的的是滿滿的好咖啡，一概來客皆得在

此用膳，雖至於工人，信差，與行客，在此過者，定不至於不飲或無食而同。她的用人是一女傭稍美麗名妙須勤，一用人名安尼，此人與她的關係在後再說，又一廚娘，另有二個幫夫，不是長傭，在出外時才叫了來，但她極少外出。這樣多事，僅靠年金二千佛郎，如能儉約也稍足用，因為此間地極豐饒而銀錢極奇貴的。可憐他的美德不是節省；那樣負債，那樣清還，銀錢如流水般一味流去。

這樣簡省的家庭生活，實合我的口味，我得牠利益不淺。不過使我稍爲不喜歡的是在食桌太久。她不喜歡肉湯及一切食物之味。這些味使她初聞時甚惡心，須要與人談話，緩

緩過了半點鐘後，才能去嘗第一遭，在這個時間我幾可食完了三回。我的食完好久，她的尙未起手。我再舉食好似變成二人，這於我當然並非無益的。這樣親近她而使我覺得快樂者是我，不見一毫的刺激而常感受那無限的和平。於未深知其家事之前，我極安心以爲如此能夠長久快樂下去了。但愈知她的家事艱難後，我覺得這個快樂是靠仗欠債而來，立時使我不安靜。先見之明，常常使我的快樂損失，我看前途的危險，而徒嗟嘆其無可奈何。

從第一日起，我們的親密已經成就，一直到她終身，「阿少」是她叫我的，「媽媽」是我叫她的，這個阿少與媽媽

的名字永久存留於我們，雖在後來我們的關係已經立於平等的地位，而此二名字尚保存。我覺得這二個稱呼於我們溫柔的叫聲，真實的情狀，尤其我們的誠心，確能名副其實。她實在有母親般的慈愛。她所作事不是爲她快樂而爲我利益。若在後來，使我的性感與她親近，這不是改變先前的關係，這不過使我們的關係更加愉快，使我得了一個年少與美麗的「媽媽」撫摩得更痛快而已。我說撫摩，乃深一層說，原來她對我的親吻與撫循已極親切與不儉省了；而且這些給予，於我心上實在毫不會生起有別種邪念。如若人以我們後來另有別種關係來問執我口者，我當承認他說得不錯；但當待我

在後說及，此時不能無端而插入呵。

於初次會談，當我們第一回的眼光相碰觸時，爲我一生未曾有過的熱烈感動。這一次的碰觸實屬偶然，在其餘的時間我的眼線連通的胸抹也不敢看一看，雖然她在胸抹處的填起怎樣引人。親近她時，我無所思也無所想，一種陶然醺醉，快樂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我一生或永無盡期去親近她，也不會使我有一點討厭。在我一生中，只有她一人，使我言論滔滔不竭，又不是無聊的應酬。我們一塊兒時，永久不是討論，乃是漫談，但妙緒無窮，須先待我自己閉口。我不用爲說話立一法則，這是自然會來。我當立一法則，怎樣使我不

言。她常爲計劃而沉思，在此時候，我的法則，就在自己對自己說：「噫！好，我放她夢想吧，我應閉嘴。如此我默爾向她鑒賞，我又成爲人類最快樂的人。我確有這樣默賞的乖癖呵。雖不是出於強求，但我實在時時喜歡與她會面。如有事故來時，我就覺得不能會面的憤怒。遇有男或女的來賓，我就即出來，心悻悻然不願與第三人同她在一塊。我往會客廳計刻算秒，心中怨恨這些長久不走的客人，怨恨他們的話頭怎樣大，毫不體諒我的話尙未說完呢。

當她不在時，我更覺得分外愛她，我見她面時，只有快樂而已，不見她時並使我的相思覺得痛苦。願終久長隨她的

熱忱，使我至於一刻不見她時不免至於流淚。記得有一遭，她往教堂參預大禮，我往城外散步，心目中裝滿了她的情影及願與她親近的熱衷。我也知道此時極難得到她，縱能得到，於我的豔福只有縮短並非延長。這個想念，使我憂悶，雖則不是絕望的憂悶，而乃有一個深切的企求。我的企求是在一日能夠同這樣的今天在感動的教堂鐘聲，鳥聲，與良晨，和媚景之下，使我深密地與那可愛的她同住在一箇樹林蔭蔚的鄉間式居處。這個幻象將我激起了一個又活動，又溫柔，又愛憎，又感念的心情，浸淫在無窮的幽祕甜蜜中，並非肉慾的要求，只冀使她永久喜歡，而我在鑒賞她那不可言說的

靈的快樂就夠了。我生平永未有一次比此回所寄托之深，而使我感最驚異的，此際夢想，在後來竟然實現。世上如有一回「醒人發夢」而竟得夢的奇事，恐無有比過我在此一遭。這一個夢的失敗，只在時間的短促，在入夢時我以為長久年月及終身都這樣快樂，殊不知在事實上不過一瞬的沉醉。可哀哉！我的幸福只能在這樣睡夢中求得，及其醒時已經雲消霧散而無踪了。

我不能在此將我不見她時所生出的夢想統統寫出來。多少回我親吻我的睡床，因為想到她已睡過；多少回我親吻那窗棧，房中器具，因為認識是她而且曾經受她的手澤觸及；多

少回我連地板也親吻了，因為推思她的玉趾曾在此地留下芳踪。有時她的溫柔眼裏啓示我心中一個兇猛的熱愛。一日，在桌上見她口中食物，我即時大叫內有頭髮，她吐出在盤上，立時我把那食物吞下。可是我與熱烈的情人在事實與意義上均有不同，所以叫人對我這些行爲更不能得其理解之所在。

自意大利回來，我帶來的雖與起程時稍有不同，但仍不是一般少年所能及；我帶回的不是童貞，乃是少年的清白。到此時年紀已長大了，不快的刺激已在爆發，第一次的洩精，不是我願意，而使我驚疑到如犯天大的罪惡。不久，知其真意義之所在，我遂玩弄不已，不免將少年的健康，能力，

甚且性命爲犧牲。這個暗中動作的邪惡於我怕羞及小胆更相宜，於我富於夢想的人更爲合脾胃。我作此以爲一切心愛的人皆能順我所願，不用得其同意。如此將我的身體摧殘到不堪；尤其是我這個懦弱的身體。我的環境也在增加這個刺激，試想住在一個美麗婦人的家中，她的美麗又深深印入我的心坎，日間追隨其左右，夜裏又睡在她曾經睡過的床上。試想這是何等刺激！你們以爲我必從此半生休矣；但幸而不然。這個環境本當增加我的刺激，但底裏別有了救援。雖則我無日無夜思量她的溫柔，但我看她終是一個親媽媽，一個親姐姐，一個可敬的女友，而不及其他。我對她久久如是，

她的情影，永在我眼中保存了聖潔。她是我世界獨一的人。她啓示我成了情感的高尙與清白，使我對她甚至對她的同性——一切的女人，皆起了一個不敢污染的念頭。結果，我極正經，因為我極愛她。他人對我無妨胡猜，但在我方面，我確實有這樣怪癖，請看後來更知道了。

如此的親密混過日子，雖至無味的事，也使我嗜之不倦。鎮日裏我所忙的是謄正她的計劃書，理日記簿，清理來往賬據，此外，則在檢青草，搗藥散，管理煉竈。亂烘烘的有各色過客，叫化子，與各種來賓，更加應接待的有那兵士，賣藥者，傳教士，美婦人，醜朋友，一氣都來攪亂我獨佔她

的心懷。我對這些人使脾氣，發怒，咒罵，與驅逐。她呢，一切人都好，她見我的神氣，笑到眼淚迸出，又使她更笑的是我於憤懣之中也不免於笑起來。此中生活實具有無窮的興趣，她的故意使來賓多談以便激起我的妒念，更使我覺得其味的雋永無窮。牠愈調弄我，我愈覺得她的善意，同時愈使我演成種種想獨佔她而不可得的喜劇。

這些混亂的狀態，我雖不喜歡，但使我玩耍得可以。因為此中的安排，雖不是依我的嗜好，但確依我的心情，這其中又確有可以引起了快樂的機緣。譬如本來我極討厭藥味的，但因此中情意的纏綿，使我竟不免傾向於醫藥。我甚至於

從一書上所沾染的藥味，而能判別牠是什麼藥的樣本，而且常常不至於錯誤。她給我一些我最不喜歡的藥散，雖則我想逃去，與抵抗，雖則我不願承受與做那些鬼樣，不管我心與牙關如何不收納，只要她那塗上藥品的美麗玉指到我嘴邊，自然是我的口大大張開，而且甜甜蜜蜜地大嚼起來。當家人聽見我們那樣大笑大鬧，以爲我們做什麼喜劇時，不想到是在試嘗藥散與膏丹。

可貴光陰自然不是完全這樣玩耍混過去的。我在房間得到一些書：*L'aspectateur*, *Puttendarff*, *Saint Evremand*, *La Heriade*，我讀此雖不如先前的勤苦，但都好好看去。*La Spectateur* 爲我所喜歡

而且極得其益。古汪先生教我不要讀太快，而應當多多回想其中的意義，故我緩緩讀來，而研究其中的立詞命意，尤其是在練習其美句與傑構；並藉以練習好法文以改正外省口氣的錯誤。例如我在 La Henriade 讀到這二句詩：

Soit qu' un ancien respect Pour le sang de leurs maîtres

Parlât encor Pour lui dans le cœur de ces traîtres.

見到 "parlât" 這個「副屬詞」的第三位應該有一「t」字，至於先前我如日內瓦人一樣誤讀爲 *Parlât* 好似「實陳詞」的「過去時」一樣。

有時我與媽媽討論文學，有時我在旁唸給她聽；我不但

這樣得到親近她無窮的快樂；並且這樣快意的誦讀於我也有益的。她有的昀美心靈，又正在好韶華之時，故許多種文學都能使她喜歡，她由此得到能夠識別各家的名作。她的批評當然免不了傾向於新教派，例如 Beyer 與在法國不甚著名的 Saint Evremond 她則覺得甚好。但此不致阻礙她批評文學的能力，與談話時具有文學的風趣。她生長於優美的社會，到此地時年紀尙幼，故不會染上她的故鄉普通婦人的俗氣與尖刻的貧嘴，而得學習了此間高尚的心情。

她於王室的底蘊雖未深求，但能知其概略。凡有勢力的朋友，她都籠絡得好，故雖一切謠言及欠債的攻擊，她的年

偉終不會被裁。她對於世故極有經驗，更加她的聰明，自然對付得裕如。她極喜談到世故人情的問題，希望由此增長我少不更事的知識。我們一同讀*La Bruyere*格言，她見這本書比*La Rochefoucauld*做的那本格言好。這確不錯，這後本書太枯燥與不近人情，於少年人更不相宜。當她談及道德時，未免有時墮落在五里霧中，但我時不時親她嘴，吻她手，緩緩使她回復轉來，這個遲緩的工作於我並不會見得討厭。

在此時的愉快太過分了。我所怕的，惟恐不能長久下去，只有這個想頭，使我不快而已。在玩耍中，媽媽研究我，觀察我，審問我，以便知道什麼事業與我性情最相宜，以便

使我有福利，而在我實在不覺得別種福利比我此際更爲重要的了。幸而我的傾向，嗜好，與才能不能一時就可知道，我尚不至即時離開她。在她以爲我是大有作爲的青年，所須留意的就在選擇一個最宜於發展這個大希望的方法，這個也不是一朝一夕間就可得到，使我更可藉此遲延些到世界去謀生的日子。但不幸這個實施期已至，我的快樂也就從此終止了。她有一個親屬名阿笨魯者，人甚聰明，狡猾，同她一樣是大計劉家，他來此在獻給朝廷一個奇賭的方法，幸見採納，並且在此得到督察長夫人的寵倖，她是一個可愛的婦人，樣子甚合我胃道，乃在媽媽獨一的來賓爲我所不討厭者。當阿先生

到媽媽家拜會時，她說及我，他就自任爲我的評判人，看有什麼才能，並望有以安置我。

她不使我知道，僅諉說有一些事情叫我二三個早晨去拜謁他。他對我極親熱，多談論，使我好好地表示我的思想。因要使我不知道他的真意所在，故意向我說些各方面不關緊要的事情。在我則極歡喜他的無拘束。經過這樣觀察之後，他報告媽媽說我外面雖稍活潑，但毫無心靈，無思想，諸事都無承教的可能。他說如能使我爲幾日鄉下教士，已爲我非分的希望。人這樣判斷我，已是第二三次了，而且還未完呢。回想前時那個法庭書記先生的判案，於今仍然有效。

這個判斷，當然由我的性格所形成。在我自己自然不願輸服。雖則經過許多人留心觀察我後，同樣說我的不才，究竟在我的事實上不是他人的言詞所能抹煞。

我的本性確實有二件不能相容的事聚合在我的一身，而使我連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一個極熱烈的性格與勃發而不可制止的情感，和了一個極遲滯而難於即時表現的思想。可以說我的情感與心靈不是同屬於一個人。情感來時如閃電一樣快，把我心靈全部佔領，牠不是給牠電火的光明，乃將牠電燒一樣而使於失却知覺。故我的思想當在心志清明時始能生出。如人給我以時候，則能看到我的議論甚確切，甚深微，與

精細；時間愈長，精思愈來。若要立時表見，則我連說也說不出了。我的表示恰好時當如西班牙玩牌人所說只在緩緩摸索中。當我讀到薩達公爵在巴黎受商人的虧後，待行到自已本鄉時纔轉身向巴黎叫：「上你當了，巴黎的商人」，我說：「我就是這樣人」。

這個思緩感快的表現，不但在我與人交談時，在我自己一人與其獨自用功時也是一樣。我的意念在我腦中的組織甚難；牠在其底裏旋轉，發酵，使我感動，發熱，而至於刺激；可是我在這些醞釀之中，眼前一切都模糊，而不能寫出一個字來；我應該再等一等久而久之，這些內心大活動漸漸平

靜，混亂狀態漸漸消散；各件事歸到牠所應有的位置後，然後才能執筆，但這些均極遲緩，須要經過一個極長久的混亂時期。你們永未見到意大利的歌舞台嗎？當其改換劇目之時，在一個極長久的時間所見的都是一些散漫而無所統屬的佈景亂七八糟一塊兒，人以爲如此一直鬧翻下去了；殊不知終於一點一點聚集起來，毫無缺乏，使看者不免駭異先前的混亂，何以後來竟得如此的美麗呢。當我要寫書時，我的腦內確與上所說的一樣。如到有把握時，我又確能將一事寫得美麗，雖與許多名家相比較，也不多讓。

由此，當然我寫書極困難。初稿之後，又須增刪，東加

一句，西去一段，滿紙烟霧不能卒讀，但我的心力已大都用完。如此須經過四五次斟酌之後，纔能付印。我不能執筆伸紙就在桌上寫出；我只能散步時，在大石岩與深林之中，在我睡床上，與不能睡時在我腦內寫上；人可見出我的成書遲緩，尤其是我這個人記憶書句的力量極少，在我一生極難背唸六句詩出來。每一文字寫在紙上之前，須先經過我五六夜在腦內思索過。因此之故，嚴重的工作尙做得好，至於輕佻的工作如寫信札之類，使我愈覺無能爲力。雖細至一件極小的信函，必使我成日執筆，而且一時寫不成，又須待別時，如此那封信不知是何處起始與何處收束，但見滿紙是虛套

詰，使人閱後不知所說爲何事。

不但我的思想難於發出，而且也難於承受。我觀察人極多，又自以爲善於觀察者；但我不能看見所看見的事，只能看見所回憶的事。我的才力全在回憶之中。一切在我眼前者，無論人怎樣說，怎樣做，我恍如不曾感到與察到。我所見到的只在事情的外象而已。可是，在後來一切擁至，連那些當時的處所，時候，聲音，狀態，舉動，與其因緣結果，皆在我眼前，一切不能閃逃。不聽人的言語，而審察人的心情，我的判斷自然比別人不至於大錯誤了。

在我自己，已極難捉住我的觀念，試想在廣衆談話時，

說得要快，又要多談，使我怎樣能去對付。只要想及怎樣說出不得罪人這一件事，已夠使我難於開口。我不曉得別人怎樣大胆敢在衆人之前說話；因爲一言出口，應該照顧一切的聽者；應該知道聽者各人性格，歷史，庶不免至於衝犯。那班慣於交際者較得便利，能夠說應說的話與不說出那不應該說出的，但尙有時不免於打嘴。若論及那從半天丟下的人而使他應酬，不到一刻鐘間，就夠丟出他的醜了。至於單獨與一個人密談，這個於我又覺得有別種麻煩，因爲須要不停止地開口；人問，我不能不答，人不問，我又須繼續談。總之，與羣衆或與一人的會談我都感得不方便，遂使我極討厭了。

社交。世上沒得一件事，使我覺得比要立時說出與多談話的束縛，這許是我不能受制於人的又一種天性；故只要人強迫我開口，就足以使我說出一些極無聊賴的話頭了。

又不幸的，是當我可以閉嘴時，我偏要興奮多說。僥倖時，所說者不過是一些無意義的言辭，但有時尙比此更不堪呢。故我愈要表示出我不是傻子，而愈說愈表示出來。今於千萬事中特舉一例，而且不是在我少孩時期，乃是在我已與社會交際極久了，可見我尙不能操縱我的言談。一晚上我與二大爵婦及公爵貢度在一房中坐談，我見只有我們四人，似乎可以說些話，天啊，我說出什麼話來！四人中既有三人談話

，我又何苦去插嘴呢。時值屋主婦的管家婆送來一粒藥丸給她的女家主以療其胃病者；別個爵婦見她服時做出繃眉的樣子，笑問：「這是倘生先生所製的嗎？」——她笑答不是呢——「我想這個不會有什麼效力吧」，自以爲極有口才的盧騷竟這樣說出。全房人聞此概不作聲，肅靜與嚴重一下子後，人們又談到別種事情。對別人，這句話也不過是一種玩笑，但當一個可愛的婦人，又是受不慣一句難爲情的話的，我此遭雖不是有心衝犯，但已使她夠受了。我想那來客的男女恐不免在出門後笑折了牙巴。這是我在不應該說話時，故意說話的結果。對此事我極記得，一因這極可紀念的，而一因

爲後來與此事尚有許多的關係發生。

看上說後，就可知道世人常說我是獸子的理由了。雖善於判斷者，對我也不免於錯誤。尤其是我的面貌與眼神的獸樣使人更以我實在是如此的。我的受冤豈只這一件！例如人說我喜歡孤獨之類，我本不如是的。我也如別人一樣喜歡社交，假如我能夠有把握使我不但不食虧，而且得受交際的榮譽。因爲太不宜於見世面，故我常願以紙筆代喉舌，較能表露我真意。見面時人太不知我的真價值，而我實也無法可以使人見重。此事杜邦夫人常這樣說，我在她家好幾年，她是聰明人，故能知道我的優劣之所在。雖然有幾回例外的事，

待在這裏再去談吧。

我的才能既經判定，我的地位既經指明，現在只有使我第二遭再去試一試。此中的困難就在我的學問不夠，與我認得不多拉丁文難以成爲教士的資格。滑浪夫人要我到「宗教學校」學習。她告訴了學長。學長是本宗派克羅先生，小身軀，獨眼睛，甚瘦，灰色頭髮，但爲我所未見到的本宗派最有心靈與最不討人厭者。

有時他來媽媽家，她接待甚好，撫摩他，麻煩他，有時並使他代織網罟，他也極歡喜承任。當他在工作時，她則蹣跚於房裏，做這事，做那事，將網罟動過來拖過去，他則跟

隨後在後咒罵，時時向她說：「可是，夫人，你留些神吧！」。這個景象的美趣可思。

克羅先生極贊成媽媽的主張。並許我便宜的宿舍費，但須得大主教同意。大主教不但贊成而且願代我出資。克羅先生允許我穿平常衣服，一俟得到相當程度後，經人評判可以為教士時，才行改裝。

何等變動呵！但我不能不聽命。我去宗教學校如往刑場一樣。悲慘的處所沒有超過這個所在，而況我又從那可愛的家庭出來。我只向媽媽借一本書帶來，這與我極大裨益。人想是什麼書呢，牠是音樂書。在她教我的諸種學問中，音樂

一門，也在其內。她有好聲音，唱得動聽，又略能奏琴；我有榮幸得到她教我幾回唱歌。但當從初步入手，因我連教堂最粗淺的頌聖歌尚不懂呢。只那八或十回的唱歌功課上在我連四分一的音符尚不明白，可是我對此極熱心，極要自己練習。這本被我帶來的書不是大容易，這是一本 Cle'rambault 的詩歌。只憑我的努力，我竟能唱到那篇 *Alpharet Are'thuse* 不錯，雖然是這篇詩句中安排得與歌唱的音調甚合，使人極易於上嘴的。

在學校中，有一討厭的教士來教我拉丁文使我讀得更不舒服。在他平裝式，又油膩，又烏黑，的頭髮上，包了一個

燒餅色的面皮，牛聲，野貓睛，稀落粗硬的野豬式鬍子，微笑時更覺其苦惱，全身如草人的空洞，他名我已忘記，但他的形狀永久不消滅。我眼前仍然見到在走廊遇他戴上那厚方帽搭手叫我入他監牢式的房間。試想與我先前受那帝師的拉丁功課有何等差異！

如此二月久，受這個猶鬼的摧殘，使我頭腦幾乎支持不住。幸而克羅先生見到我的憂悶，看我食不下，變衰弱，這本是不難於發見的。他於是將我從這個惡獸中救出，另行付托於一個完全相反的好人手中。新教我者爲方西厄人膠只先生，還是學生，他爲善意極願將他課餘的功夫教我。我永久

未見到有一個面龐比他更動人者。他白皮膚，鬚子作黃紅色，也如其故鄉人一樣，具有好姿態，在厚皮的面貌中深藏了聰明，而尤使人注意的，他的情感，熱誠與親愛，完全表現於面上。從他眼神上與聲音中，又可認出他生來就是苦命人。

他的性格一如他的生理所表示，滿含了耐心與善意。他不是我的教師，竟然是我的同學。經過前回那個先生後，更加使我容易親愛他。但我們縱然長時間的相聚，縱然他指導極合法，但我的用功多而長進少。除了我父及南先生之外，似乎無一先生能再教我得入的。此後，我惟有靠自修以進益而已。我的心靈是無論對誰都不能受其束縛了。况兼恐怕不

能學成就，心愈急而愈不能成功；恐怕教我者生氣，我就假裝作懂，他愈向前跑，我愈往後逃。我的心靈是認定自己個性的，牠再不服從別人了。

畢業時候已屆，廖只先生回家去，他並帶去我的歉意，親熱，與感恩。我祝他前途比祝我自己的更熱誠。數年後，我聽得他在本鄉爲教士，與一未嫁女人生了一個小孩，他的溫柔的情感，只有這一次用過愛，可是這使教會極驚惶。教士規例只能與已嫁婦人生小孩，他不遵從這個教律，遂被監禁，受辱，與驅逐。他後來不知怎樣結果。這個深深感我的內心與居莫先生對我的同樣。故當我寫野美兒時，我將這二

個可敬愛的教士變相爲薩窪野教士的代表，我想這個模仿，不會丟失那模型的真相。

當我在學校時，阿笨魯先生被迫離開安娜西，因爲督察長怨恨他與其夫人戀愛。這是狗的報仇法。督察長的夫人甚可愛，但其浪漫不爲其夫所喜歡，他對她粗暴到幾至離婚。督察長真醜相，黑同地裡，兇狠如夜鷹，卒因濫用威權之故，自己也至於被逐。人說不老汪省人報仇用歌曲：阿笨魯先生的報仇在作了一首喜劇，他將劇文送給滑浪夫人看，她轉我觀。我見得甚好，遂也擬作一劇，使阿先生看我是否如他所料一樣的獸子；但到山北里後這個宿念才實行，我作了一

劇名自戀，於序文上，我說是十八歲時手筆，未免騙減了
幾歲了。

在此時間另有一事發生，此事本身雖不重要，但在後來
與我有些關係，而且世人於我遺忘之餘，尙極張揚其事。每
星期中我得告假一次出來。一星期日，我回媽媽家，適隣右
繩索宗的處所起火，火勢不久將到媽媽家來，最接近的是家
中麵包竈之所在，積薪又不少。風勢撲來又甚猛，家中危險
就在目前，全家之人將家具搬到隔溪小園內。我將所有的從
窗中拋出。天主教那日又適來，他與媽媽在園內祈禱，衆人
與我也都跪下，忽然間，風轉方向，家不及災。事後，教會

要知其事者，我就將經過的寫一個摺子遞去。後竟有執此摺而爲誣賴我迷信奇蹟的證據者。我不知世界上有無奇蹟之事，但我所說的乃就事實。至於風與祈禱不相關而偶然轉向耶？或爲祈禱所轉向耶？我當然都不能知道。

在學校課程上，膠西先生雖說我好，但事實上，我實不及格。學長及大主教將我送回滑浪夫人家，說我不堪爲教士，不過品格還好。他們雖然對我許多不好的批評，但她終不將我丟棄。

我回媽媽家來，極勝利地帶回那本音樂書，並爲她唱那首在學校所自習的歌曲。她見我的嗜好，意在使我成爲音樂

家：這個極有機會；因為她家中每星期有一次音樂會，而教堂音樂隊的指揮者也常常到她家來。這個指揮呂美特先生，巴黎人，音樂作家，活潑，愉快，還是少年，也好裝扮，雖不甚聰慧，但終不失為好人。媽媽介紹我與他認識，他不厭棄，稍商費用後，我遂住在他的音樂所。在此過了一季好冬天，這所離媽媽家不到二十步，我們常到她家來，並常在一塊晚餐。

這個音樂，唱歌，及快樂的所在，和這班音樂家與唱歌小孩相周旋，當然使我比在宗教學校與那班教士一塊歡喜得多。雖然我得到了自由，但極規矩與守分。我生來就長於獨

立，獨立時我終不會亂來的。在六個月間，我出來的僅爲到媽媽或教堂。到別處去，我連想也未會。這個時間，我的生活極安靜，使我憶起來甚快樂。有些美善的事情使我回想起來尙如目前親受一樣感動。不但那些時間，地方與人物，深深在我心中，即那些環境的物件，氣候，空氣與味道，及顏色，和其壓力也深深壓在我今日的心頭。還有音樂所的練習，兒童班的唱歌，一切在此中所發生的事情，教士的美服裝，與其補褂，唱歌者的高帽，與其面貌，一個跛且老髦的木匠執大提琴，一個小且白皙的教士玩小提琴，呂美特先生帶刀後穿起往教堂的宗教禮裝，至於我小笛在背，坐在樂隊

的極邊小桌子上，爲他所特給我的恩典；事畢之後，又有盛饌在待，我們又恰在大餓的時候；這些一切事情聚合起來，使我在回憶時，比在先前的事實上更覺有趣味。我終久嘗到 *Conditor aine Siderum* 的前進調，爲我晨間尙未起床時所聽到者。我又永久不忘與女傭妙須勒在媽媽前同唱那 *Afferte*，使她極歡喜。一切一切，至於音樂所的老實女傭，名伯林者，被歌童所調弄，也使我起回憶，這個回憶的幸福與清潔，使我極快樂又極惘然。

在此住了一年，毫無非爲，衆人均對我好。自杜蘭以來，我未做過錯事，而在媽媽前，我終不會犯過。她指導我從

好處走；我的獨一的慾望惟在親近她；但這個慾望不是狂態，乃是一種理智化的情感。但因我愛她的情感有時太專一了，我心迷惘到使我有時不能讀書，雖最嗜好的音樂也被放棄。但這不是我的過失，我的志願與毅力依然尚在，可惜我仍不免於無聊，幻想，與嘆息耳。我將如何而可呢？我惟努力求進德而已。但使我又不免於顛狂者，因為一件新事情偶然又來引誘到我險些墮落。請看下文，可以知道我如何出脫這個險厄。

二月之夜，春寒尙重，正在圍爐取暖，忽聞扣門之聲，伯林提燈下去開門，一個少年與她同入，狀甚安詳，向呂美

特先生稍恭維後，說他是一個法國音樂家，因缺經濟而致奔波。一聞及法國音樂家這個名字，使呂先生心爲感動；他愛同鄉又愛同藝，自然招待少年極好，又給他住宿，少年欣受不甚推讓。當他取煖及閒談以待晚餐時，我見他身軀甚短，但腰圍甚大，大到甚難看，但又不能指出其醜點在何處；這是一個曲背平肩，似又有一點跛脚的人。他有一件黑外衣，布雖新，而已用到一條一條撕破，一件內衣質甚精緻但極骯髒，手套極佳，「腿圍」寬鬆可容二隻脚同時插入，他恐雪花濺濕，竟將小帽戴在腕上。但在這個滑稽的服裝中，不能埋沒他有出人的姿態；極精美與愉快的面貌；說話甚流利又

甚好，但不甚客氣。在他一切表示上，可以見出一個放蕩而受過教育的少年，但他不是爲流氓而流氓，乃是爲顛狂而流氓。他說他名爲汪丟從巴黎來，迷失道路，他忽然忘記是音樂家了，說他要往格羅納城尋一位親戚是國會議員。

當晚餐時，我們談到音樂，他談得極妙。他曉得一切的音樂大家，一切名著，一切男演員女演員，一切美婦人，一切大紳士，他所說的似是本身經歷一樣，但一事說到還未深入時，他卽雜以別種談話，引起大家鬨堂大笑，遂又不知他先前所說的是什麼事，而又談到別事去了。這是星期六晚，明日教堂有音樂，呂先生請他唱歌。——「甚願」，他問呂

先生唱何種——高調——他又說及別事去了。未去教堂之前，人先給他曲本預備。他連眼一瞧也不瞧。這個輕佻樣子，使呂先生驚異；他向我耳邊說：「你看他連一句將不會唱」——「我也恐怕」。——我實在爲他掛心。當音樂初奏時，我心跳得極利害，因爲我極與他表同情。

不久，我就放心了。他唱得極確切與風趣，而且聲音甚美麗。我對此爲生平未有的滿足。及禮畢，呂先生受教士們大讚譽，他如平常一樣客氣與欽敬答禮後，向汪丟先生熱烈親吻。我也和他同樣表情，他見我極愉快，自己也覺得極榮光。

我前既可爲流氓巴克君所述，我今爲何不可爲汪丟先生所騙，因爲他比較更有教育，有才能，有心靈，識世故，與風流之人。不止我，恐怕一切少年人在我地位凡具有同情與嗜好者未有不受其鼓惑呢。他固然誇說許多他所不知道的事，但有許多所知道的他偏不談。待到時候一到，他就盡量從容不迫的說出，此等收效極大，因爲有許多事只說一點，餘就不說，今將其所知的盡量說出，則凡所未全說者，也可證明他是全知道了。痛快，飄忽，滔滔不竭，與極引誘人的談話；他終久微笑，但永未大笑，乃至粗鄙之事，經他口後，就變成極文雅而使人忍受得起。凡極謹守的女子，也能忍

受他的粗話，雖要發怒而有所不能。與他親近的女子，大都不是正經，故他由此不能致富貴；他有的乃一個無窮盡的愉快，能為快樂的社會所歡迎。他這樣具有快樂的天才，而又生在一個曉得快樂而歡迎快樂的社會中，何以竟長久困守那音樂家的地位，這又是使我為他抱屈不已的了。

汪丟先生引誘我比巴克的原因既較純正，而其結果也不至於荒唐，雖則我較熱烈與長久地去愛他。我極願見他面，聽他談；凡他所做的我都見得好，凡他所說的，我都以為新奇；但我親近他而並不會使我不能離開他，因為我有媽媽在旁吸引呢。此外，他的方針，我僅視於他有用，於我呢則無

益；我對女人別有一種奇想，但不知其目的，而我也不敢告訴他，恐他見笑哪。我願將我喜歡他的事情告訴媽媽；呂美特先生也爲他介紹，她願意叫人引他來，但結果極失敗；他以姪爲寶貝，她視他如浪子。她由此不但不准我再帶他來她家，並且警告我親近他的危險。幸而我與他不久就分開，於我的修養上不至被他所破壞。

呂美特先生嗜藝也嗜酒。在食桌時尙不大飲，但當其工作時，則非大飲不可。女傭習知其脾氣，故當其曲本在案琴在手時，酒瓶滿滿，酒杯淋淋，也一氣來到几前，而且一杯還不夠，三四瓶也不嫌多，他愈多飲愈不會醉。這真可惜，

他是好青年人，又極快樂，快樂到使媽媽叫他爲「小貓」。可惜他工作多，飲酒也多，使他身體摧殘，脾氣變壞，有時成爲煩燥，且易受傷感。不會粗話罵人又不會對不住人，他對人永未說出一句壞話，雖對其小學徒也然，但他也不能承受人對他一點非禮。他的失敗是不大聰明，不會辨別他人的聲色與性格，故往往將小蒼蠅認做大老虎。

安娜西的教會，雖然是失却先前的光榮，但主持其事者都是神學博士與那些有身分的人故仍然保存牠的尊嚴。這些自視甚高的教士，當然對於所僱用的百姓不大客氣。所以他們對呂美特先生，未免也有些失禮貌。其中有宗教唱歌班的

米桶教士，與其一些人對呂光生的禮貌更差。本年爲「聖星期」常例的宗教聚餐，呂先生應該請到的竟未被請到，而且受了些難聽的話，他立即想於明晚間逃開，當他偷告知滑浪夫人時，雖被她竭力勸解而也無效。他整想在此春期復活節將屆，報復這班欺負他者不能得他在教堂奏樂的痛快。但他所最難解決的就是搬運他的音樂器；一包極沉重的器具實在不能全提在手而走的。

媽媽與我各盡其力疏解，卒見其決心不可回，她就盡其力所能去幫助他。不但她在責任上應該如此，因爲呂先生爲她服務也極多。他於奏樂與各種事情，都聽她的命令而行。

今日之事，她不過盡其義務報答這個三四年來的好朋友而已；況且她本性上甚喜歡助人，不管其人與她有無交情呢。她叫我跟隨呂先生同行，至少到里昂，吩咐我一直服事他到他免需用之時。她告訴我前時使我脫離汪丟者即爲此時附屬呂先生的計算。她又囑咐其忠心用人安尼料理其行裝。安尼說在此間僱車馱物恐生反響而被阻撓，不如由我們自攜到一個鄰近村落之後再僱騾拖到西賽，此爲法國地方，他人聞知也無法對付了。此計卒被採用，我們在晚七點鐘起程；媽媽假說爲我旅費之用，將「小貓」錢袋滿滿裝飽。我與安尼及丁同攜行裝到頭一個鄰村上僱騾而行，當夜已到西賽。

我已說過，有時我忽然變成另一個人，下頭也有一例。
西賽掌教者賴特肋先生與安娜西教會同宗，事實上也與呂先生認識，照理他應當逃避之不暇。但我意則不然，我說到他處騙一食宿之所，而假托此行是得上頭的同意。呂先生贊成我說，以爲他們得到眼前現世報。我們到賴特肋先生處，他招待甚好。呂先生說奉大主教命到背禮去獻復活節之樂，預料不久再回來。我也照樣蒞廬，賴先生信我是一個好孩子，愛我備至。我們得到快樂與食宿，他也竭盡其所有而供張；當我們起程時，與他成爲密交，並允許他回來時再來此長住。當我們出後，我們不禁大笑。到今日，一想起尙使我好笑。

，因為天下騙子無比我們這回騙得成功也。在我們一路狂笑之中，呂先生因多飲與多牢騷之故，遂致發生二三回病，好似羊癩瘋一樣，這使我極難對付，便已存心逃避他了。

行到背禮時，正是復活節，我們雖不是同賴先生所說的來此獻技，但確是來聽音樂，與受音樂家盛大的歡迎。呂先生確實知名，而且實在名副其實。背禮的音樂指揮者對他極有禮，贊譽他的歌本極著名。呂先生雖然才能高，但毫不驕矜，以是無仇家及嫉忌人。他的同僚看他不只是同僚而且是師傅。

在背禮甚覺快適，住了四五日後，我們一路平安地向里

昂前進。到里昂後住在「可隣的媽媽」客店內，等待行裝從浪河運來，這個輸運法也是用假驅得到的。呂先生拜會許多熟人，其中一是繩索宗靠東先生，在後再來說他吧。一個是里昂侯爵躲唐，二人接待他都好，而殊不知後來上他們的大當。

到里昂二日後，當我們行經離我們客店不遠的一小街上，呂先生再犯羊癩瘋，此回狀極嚴重，使我嚇怕到極點，我大聲呼救，告訴人客店名，並請人扶他去，乘衆人正聚集來救這個在地吐沫的可憐人時，我是他獨一可靠的朋友，竟於人不覺察中轉過街灣逃走了。上天呵！這是我第三次懺悔一

件最難過的事了。如這樣的事尚多，則我當放下筆不敢再來續寫這書了。

我寫到此，一切事情的經過尚記得清楚。在下一本書則完全不相同：我在此時少年的頭腦太昏亂了，一團亂蓬蓬，當我的顛狂終止時，我的本性始復現。心情無定好似風捲浪拋，以致隨做隨失，雖然有些好時光與好機會使我不能忘，但我所能爲力的只在寫出些回憶，至於時，地，與人事的實在材料，恐怕不能不顛倒錯亂了。故此，我有時寫得極真切；有時又不免漏了許多要件；有時我勉力憶起那些模糊的事跡，這自然難免於錯誤；有時則留下白紙以備後來證實後添

上；可是，凡我所說的必以為有根據然後敢下筆書上，這是我永久的存心，而為讀者所信得過的。

當離開呂先生，我即決定再回安娜西。此行的興趣既已消滅，使我急要得到平安回來的補償。我先前起程時一路上所思的，就在事情一經安定後，應即時回來靠近媽媽，取得親近她的溫柔與誠懇的慾望，只要這個慾望得酬，餘的一切夢想與野心皆歸消滅。一切幸福終比不過我在她的身旁，一步離開她，就使我覺得一切幸福皆全失。在可能中，我當即歸來皈依。我歸心之切與精誠的專一，至於此回旅行的經過一切事情到此時完全忘記，只記得從里昂到安娜西這一端而

已。到時的失望，更使我腦昏到將此回行程中的事情不能
忘失，因我一入門，不見到滑浪夫人，聞說她已往巴黎去
了！

對於她這次旅行的使命，我終不甚知道。我若緊問她，
她必告訴我，這是一定的，但世上無一人比我更不要考問女
朋友的祕密；我心中常是裝滿了現在一切事情的可能性，與
過去的無窮回憶的快樂，牠永未再留有一點空隙可以承受別
種的好奇心了。就她所說，大概是杜蘭起革命，王被迫退位
，她恐年俸不能保存，故想借阿笨魯的機智向法國求助，她
極願受法國方面的恩典，因為國大專忙，對她不會時時注意

的。但此事果實，則何以她同時，此間人對她不會惡意，而且仍然供給她的年俸呢？有人疑她此行有一祕密的大使命，或代表大主教有事於法宮廷，或則更爲特別大人物去說情。如果其然，這個女公使實在不會辱命的。以她年少貌美，又有才能，儘足以使她辦到那些付托者所希望的事呵。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盧騷懺悔錄

第一二三書

實價大洋七角

著者

盧

騷

譯者

張

競

生

發行處

旅歐譯述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次号

册数 / 定价 2.70

上海书店